

有錢的 同志

』

雷 森 等 著
什 之 譯



行刊店書燕海

有志同的錢

著者	雷森等
譯者	什之
發行人	俞鴻模
出版者	上海燕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
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刊行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一版

★有版權★



有錢的同志

A·雷森等著
什之譯

—蘇聯各民衆短篇小說集

海燕書店刊行

1949

目 錄

- 在一九一九年.....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 賓呼斯·莫佳的傘.....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 格里哥爾.....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 支票.....猶太人A·雷森作
- 有錢的「同志」.....猶太人A·雷森作
- 現成的紀事.....猶太人A·雷森作
- 老婦米尼皮克的悲哀.....韃靼人C·那特士米作
- 柱子.....韃靼人C·那特士米作
- 柱子上掛根繩子.....烏克蘭人M·何維里沃威作
- 母親.....烏克蘭人M·何維里沃威作

第二號房間.....烏克蘭人M·何維里沃威作

上絞刑架.....亞美尼亞人C·米凱良作

在一九一九年

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從大門到矮得靠着地面的小屋有二十步遠。但是這二十步對於阿夫魯姆卻只當作兩步走。他迅速的走進了屋子。

父親坐在工作台跟前，把一塊皮補到靴子上去。母親在爐灶跟前忙着。

「怎麼啦？」——父親扔下靴子，問道。

「布爾雪維克在撤退了。已經載好幾兵車了……他們明天就不在這裏了……田尼金匪徒們只離城十俄里。」阿夫魯姆神色驚惶的說。

父親似乎是很注意的聽着他的話，其實他的思想卻在一個什麼很遙遠的地方。

田尼金匪徒……這就是那些以將軍和軍官們爲首的，給工人和農民們，尤其是給「猶太人們」以鞭打和死亡的人們。

給猶太人……那末克里赤夫斯基爲什麼又這樣盼望他們來呢？因爲克里赤夫斯基不但是「猶太鬼」或是猶太老，並且還是資產階級……他有三個機器麵粉廠，好幾個商店……對於田尼金匪徒他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可是對於他，對於皮匠查爾曼卻是可怕的……

因爲他是窮人。一個兒子在紅軍裏，第二個兒子，十七歲的阿夫魯姆也是非常熱望着這軍隊。

查爾曼拿起鎚子，但是他的敲擊是糊裏糊塗的，所以把釘子都敲斷了。

愛斯德·里娃在爐灶跟前忙着，看她的手勢，可以感覺得出，她是在神經錯亂着。

有時她轉過身來面對查爾曼和阿夫魯姆，好似要試圖說些什麼，然後又轉身對着爐灶。默默的一些聲息也沒有。

查爾曼放下鎚子，拉鞋線。

突然像雷響似的大響一聲：烏——烏——烏！

愛斯德·里娃在爐灶跟前僵住了，兩手抓住灶沿……查爾曼的手也垂下了……

「Refoine-olom O……幹起來了。」

阿夫魯姆跳起來。

「我一會兒就回來！」——便從小屋裏跑出去了。

愛斯德·里娃跟着他猛竄到門口：

「別走……小兒啊……別走呀……」

但是阿夫魯姆已經飛閃到院門口了。

黃昏消逝在藍色的灰暗中。是乾燥而又沉悶，像太陽還在地平線那邊揮動着火翅。槍聲頻繁起來了……

查爾曼坐在桌子旁邊，神經質的用手指敲着桌子。他的臉色是蒼白的，在他的眼睛下面橫陳着藍色的線條。愛斯德·里娃裹着頭巾，躺在床上。

「查爾曼，爲什麼這麼好久阿夫魯姆還不回來？」

難道他知道爲什麼嗎？也許他在什麼地方已經被從可咒詛的步槍裏射出來的小小的子

彈打死了。啊，這戰爭是爲了什麼？這革命是爲了什麼？爲什麼他應該這樣受難……

門開了，阿夫魯姆走進來。步槍掛在他的肩上，機關槍的彈帶圍在他的腰裏……

「阿夫魯姆！」

「噯。」

父親明白了，默默的走到兒子跟前，緊握他的手。愛斯德·里娃呆然若失的望着兒子。

「這是怎麼一回事，阿夫魯姆……啊……」

「我要跟紅軍走了，媽媽……」

「你……不，你不能去！」

阿夫魯姆走到母親跟前，把她的瘦小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吻她的灰白的頭髮。

「別哭，媽媽，我要去。」

轉身對父親。

「假使我不回來，你不要給我作 [Ka desha ①]」

於是用了堅決的步子，肩上掛着步槍，腰裏圍着機關槍的彈帶走出去了。

年老的愛斯德·里娃，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站着和望着，門怎樣開開，又怎麼關上。然後是
沉默……靜默。

又像棍子打在頭上似的，又是一聲礮聲響了起來。

愛斯德·里娃明白了，眼淚湧了出來，她的瘦小的手癱攣着，她的灰白色的頭髮從黑色的頭巾裏散落下來。灰白色的頭髮，像背負的行囊似的，在這灰白色的行囊裏藏着玫瑰色的故事。這個用她的兒子們的鮮血所灌注着的故事一定要成爲事實了。

查爾曼站在門口，頭俯在 *mezuz* ①，他的心跳動着，像中了彈的玫瑰色的小鳥。
夜。靜寂凝結了。

可以聽得見，一列一列的兵車從車站上開走。後來靜寂被衝破了，馬蹄聲在院子門口交響着。

槍聲：

① 猶太話：釘在門上的「禱告文」。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這是什麼？」——愛斯德·里娃問。

「這是什麼……」——查爾曼重問一遍。「這是機關槍」……於是他把燈熄滅了。

在院子門外像沸水在沸騰着。機關槍達達達的響着，馬蹄的的踏着，並且還聽得出喊聲：

「萬——萬——歲……」

愛斯德·里娃，查爾曼緊靠着牆壁，躺在地上。

查爾曼看見異像：

有一個身形，滿身是紅點，手裏拿着鞭子，從槍聲和喊聲的中間豎了起來……他的眼睛是可怕的，拿着鞭子的手舉起來……就要……就要打下來了……

是黑夜……

「我的兒子，孩子們，啊，啊！」

在黎明之前，像在鍋子裏被沸騰着。機關槍，步槍，大礮，人聲一同震響着……不知什麼地方玻璃窗被打破了，強姦，使人殘廢……

你看見：在黑夜的淺藍色中，有人家點點的紅昏的窗戶，受難的狂叫在寂靜中爆裂着。
是一個可怕的黑夜……

[Shma-isroel]①

禱他媽的告！

他——他——媽——媽——的！

啊——啊——啊——啊——啊——啊……

靜了。

黎明來窺視窗戶了……

是這樣蒼白的，無助的黎明……

愛斯德·里娃從地上爬起來，搖搖晃晃的從小屋裏走出去……

院門洞開着。

走去，想把門關起來。

① 猶太話：「禱告。」

在院門外面，在血泊中躺着阿夫魯姆，身上掛着步槍，腰裏圍着沒有子彈的機關槍的彈帶……

「阿夫魯姆……」

她跌倒在已經冷僵了的屍體上，一聲瘋狂的叫喊從痛楚的胸膛裏迸發出來。

「喔喔啞！」

然後她把眼睛仰視天空，把一雙手指已經僵直的手攢進灰白色的頭髮裏……然後又是母性心的慘叫……

「我的天呀……」

湧出細粒的眼淚，瘋狂的笑聲，眼睛——瘋狂的黑點——看着苦難的模糊的裂口。

……有一個身形，滿身是紅點，手裏拿着鞭子，從槍聲和喊聲的中間豎了起來……他的眼睛是陰暗的，拿着鞭子的手舉起來……就要……就要打下來了……

查爾曼的心跳動着，像中了彈的玫瑰色的小鳥似的，當他看着愛斯德·里娃的灰白頭髮的時候……

因爲灰白色的頭髮是灰白色的行囊……

……在灰白色的行囊裏藏着玫瑰色的故事，這個用她的兒子們的鮮血所灌注着的故事，一定要成爲事實了……

一九二五年

這一篇短文是由蘇聯國立出版局在一九三〇年所出版的「蘇聯各民族創作叢書」裏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太陽的黑點」裏譯出的。

「太陽的黑點」這集子裏包括烏克蘭青年作家畢爾伏馬伊斯基 (L. pervomisky) 的八篇小說：「太陽的黑點」、「在裝訂間裏」、「在冷山上」、「病癒以後的病」、「賓呼斯·莫佳的傘」、「在一九一九年」、「格里哥爾」、「懷疑主義者。」

「在一九一九年」的題下，作者註明是「斷片。」譯者在一九三四年便譯了一個頭，但一直擱到今年才把它譯完。

其餘的兩篇：「格里哥爾」在一九三六年譯出，一直擱着沒有發表，不過去年曾出何見鶴君譯出在「文藝」月刊上刊出。原作者在題下註明：「錄自『格里哥爾同志公社』一書，」可見關於格里哥爾另有一篇長篇。另一篇「賓呼斯·莫佳的傘」是新譯的。

俄譯者是B.葉里沙維次基。

關於作者，茲把原書書端的一篇介紹文譯錄如下：

「萊奧尼德·畢爾伏馬伊斯基是近年成長起來的烏克蘭文學青年的優秀代表者之一，他以一九〇六年生於波爾達瓦省孔斯坦丁格勒（現在改稱克拉斯諾格勒）就是在那雖然沙皇政權的強暴俄化政策施行多年，但是直到現在老烏克蘭的傳統還是很堅強的存在着的烏克蘭的一部分的深邃的地方。這環境把畢爾伏馬伊斯基吸引到那些，他們的初步文學活動都是和『羣社』（該社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過去是，現在還是謝爾蓋·比里賓果）農民作家的羣衆團體結合在一起的烏克蘭小說家的隊伍裏。

「畢爾伏馬伊斯基是生在和長在猶太人的家庭裏的，這使他失去農民作家典型的特點。這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這一時期的他的初期文學作品裏已經表現出來。

「從這個時候起，畢爾伏馬伊斯基個別的短篇小說在許多報紙雜誌上出現；他開始在大城市的環境裏走上無產階級創作的軌道上，並且成爲『全烏克蘭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會員。

「從一九二七年起畢爾伏馬伊斯基從『駕犁人』雜誌的活動記者變成『全烏克蘭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雜誌『青年』的經常記者，和米基金哥，列·戈洛夫哥等人齊名，是青年烏克蘭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代表者之一。

「萊奧尼德·畢爾伏馬伊斯基是積極的青共工作者，他以極大的藝術上的成就處理青共生活的題材。」

「除此之外，他給烏克蘭文學貢獻了一篇非常名貴的，關於僻壤小地猶太人情緒的，根據勤人生活、材料的小說——『應許地。』」[⊖]

⊖ 『應許地』這名詞取自聖經，據舊約「出埃及記」三章八節說：「我下來是要求你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米人，耶布斯人之地。」……後來基督教人就將這些地方稱爲主的『應許地。』

賓呼斯·莫佳的傘

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我要講個故事給你們聽聽。事情是發生在一個偏僻的小鎮上，是在那時候，當烽火和風暴在被割裂得肢離粉碎的烏克蘭的原野上逞狂的時候，當烏克蘭大地上沒有一塊乾淨土給安靜的心和坦白的心作藏身之所的時候，並且就連安靜的心，也是沒有的。

所以沒有安靜的心的緣故是因為甚至於連那個被大家稱爲「上帝的小羔羊」的，頭上留着垂髮的老猶太人賓呼斯·莫佳也做叛亂者了。

誰都知道，小羔羊是最馴服的動物，但是假使連羔羊都暴動了，可見已經不再有平靜的心了。

賓呼斯·莫佳是做木匠的，住在平常總是他的同行們所住的地方：在街梢的邊區，在市集廣場和河道之間。讓富人們坐在污穢和窒息的市中心吧，但是我們卻坐享自然的美麗！不錯，賓

呼斯·莫佳的鄰居們都抱怨說，是命運把這地方給他們居住的，因為從這裏走到做活的人家去很遠，用自己杜造的小車子運送給他們修理的傢俱也很遠。可是賓呼斯·莫佳（自然不會和別人不同）卻對於自己的處境，另持一種態度。他是一個最偉大的樂觀主義者，他說：

「我決不會虛度我的一生的。總有一天，我將住在馬爾哥林的房子裏，而馬爾哥林卻將走到我跟前來，說：『賓呼斯佬，我把櫃子拿來請你給收拾一下。』」——馬爾哥林是一個有着榨油廠的大財主。

當然，無論是賓呼斯·莫佳自己，無論是聽他說這話的人，都不相信賓呼斯·莫佳會住到馬爾哥林的房子裏。這是一個人自己對自己說的話，讓他自己對自己說好了，只要不給鎮上的警長聽見。

留長髮的賓呼斯·莫佳這樣生活了好久，突然發生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並且這革命還向這小鎮探視了一下。探視一下，就把這小鎮完全倒翻轉來，把警長掃除了，一個皮匠的兒子——也是他們邊區的居民伊萬·德拉特瓦被任命做革命委員會主席。而賓呼斯·莫佳呢，從前是怎樣生活的，現在還是怎樣生活。除了木匠工具之外，他還有一個兒子雅可夫和一把傘。雅可夫

的妻子害熱病死了，雅可夫有一個兒子，就是賓呼斯把他稱爲孫子的伊切克；他對於那把傘從來沒有分過手。無論是在雨天，無論是在晴天，那把傘總做他的忠實的旅伴。

有一次賓呼斯不知運送誰的破壞了的椅子。太陽灼人，可是傘卻躺在小車子上不能用。

「賓呼斯·莫佳佬！你要傘做什麼用？」——曾經有一個人問過他。得到的回答是：

「難道我知道，再過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嗎？一切都在上帝的手裏。因爲必要的時候，上帝會把太陽都停下來，所以難道他就不能在有着太陽的時候，撒下雨點來嗎？」

這是他的哲學：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應該這樣發生的，他這老頭子是無力去反抗這種事變的沒法克服的推進的。

「藏在傘底下……」

他的兒子——雅可夫完全不像父親。雖然人家說，蘋果不會落得離蘋果樹太遠的，可是雅可夫卻跟父親差得很遠。

他在鐵工廠裏當鎚手，有一次他從鐵工廠裏回來對他的父親賓呼斯·莫佳說：

「父親，你該知道，紅軍是做工的人們的軍隊（又是木匠的，又是鐵匠的。）這是一。第二，現在這軍隊要撤退了，因為那壞蛋，最反動的黑色百人團團員⊖，田尼金⊖將軍打這軍隊……正因為是田尼金來打這軍隊，所以我向紅軍報名當義勇軍了。」

這事情使賓呼斯·莫佳一點一滴也不奇怪，因為他是相信自己的哲學的。

「那末伊切克呢？」——他問兒子說。

「伊切克住在你這裏，在我沒有回來的時候，你照顧他。等我回來了，我便照顧你們兩個。」

「好的！」——老木匠同意了。「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一個晴好的日子，當太陽撒下沸熱的飛沫的時候，最後一列紅軍的兵車離開這裏的小站，消失在遙遠的地平線那邊。雅可夫·賓呼斯·莫佳的兒子兼伊切克的父親，也在這列兵車裏。他出發了，他想着，這次出去不會很久，很快的他們就要用強大的壓力，打回來，把敵軍趕走，回

⊖ 「黑色百人團」是一九〇五年革命時組成的鎮壓暴動的反動團體，後來把這稱呼一切極右的反動主義者。

⊖ 最反動的白軍領袖。

到自己兒子跟前，大家又要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因為黑將軍田尼金的影子不再像黑色的幽靈似的站在他們頭上了……雅可夫這樣想着，列車已經把他載走，離開這個被遺棄的，在許多世紀的傳統中已經頑固不變的老鎮市愈遠愈遠了。

賓呼斯·莫佳聽見車站上機車的最後一聲鳴叫，呆住了。一切所發生的事情，並不像平常那樣，他的哲學對於擺在被遺棄的老人面前的問題，找不到答案了。

從前，每當更換官憲的時候，總有大礮響響，機關槍開開空槍，可是今天卻是默默的，默默的，只有太陽拿炎熱的難熬的暑氣灼燒着大地。

他這樣判斷：他們既然沒有經過戰鬥便走了，那末可見敵人是追着他們，但是，從另一方面應該推想這僅僅是一種戰略。賓呼斯既然是一個大樂觀家，向來總是從兩把椅子裏挑比較軟的一把，自然採取了一種想頭，說這僅僅是戰略了。

然而籠罩在這小鎮市上的非常的靜寂，究竟也使他害怕。這種靜寂使人想起大雷雨之前的，這樣痛楚的壓迫心神的靜寂。每一個細小的響聲，人們聽見了都驚惶的跑散，聲音變成十分莫明其妙的可惡的恐怖。

樂觀主義者賓呼斯·莫佳裹上 talis ①試讀一下古老的，像他的垂髮一樣灰白的禱告文。他的眼睛被眼淚遮得模糊了，並且又把禱告文忘記了，他不能找到它們；禱告文從腦袋裏飛出去了，像麻雀從屋檐下面飛走一樣，不再回轉來了。而且賓呼斯·莫佳也不尋找禱告文了。樂天主義的哲學家，「上帝的小羔羊，」叛變了。

「我的天呀！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知道，今天布爾雪維克從這小鎮逃走，我的兒子雅可夫也跟他们一同走了嗎？我告訴你，假使你不知道這件事情，上帝啊，我並且提醒你，有黑色百人團要到我們這小鎮市來了。」——他用燒乾的，發白的嘴唇輕語着。——「我說這話，是要你決定，該怎麼辦，因為小孫子伊切克在我的手裏，假使我被殺死了，他將怎麼辦。假使我被殺死，那末我預先跟你說個明白，你不再是我的上帝，也不是我們人民大家的上帝……！」

禱告本來要繼續好多時候的，但是伊切克在地板上坐得和拿鉤花玩得厭煩起來了，於是他便拉祖父的 talis。賓呼斯·莫佳回復到現實，心定了。他的靈魂又被平常的平衡支配，他走出大門。

伊萬的父親德拉特瓦的小屋旁邊，鄰居們坐在小橡樹上，他走到他們那裏去。
白晝熄滅了。

黃昏走了出來，黃昏用抖巍巍的手在天上點着許多蠟燭。火點一個跟着一個的閃爍着。黃昏在天上漫步了好久，把星火點亮了。

德拉特瓦的小房子跟前也有火點搖擺起來了。德拉特瓦抽着劣等的煙捲，彈着煙灰。他用混濁的低音說話，他的睫毛顫抖着。

「壞蛋！走快點吧！」

大家願意壞蛋走得快些，那就不用不着這樣等候得可怕了，因為等候比一切都可怕。
賓呼斯·莫佳嘆了一口氣。

「要我這樣的生活，他們是不會支持長久的！」

「你這樣想嗎？爲什麼呢？」

「因爲油總是浮在水的上面的。布爾雪維克就是油：他們安慰激動的土地，正像油安慰海

裏的浪濤一樣。」

「你說得很好！」——德拉特瓦吐着煙捲的煙。「我知道，爲了我的兒子，我要被收拾……他們會說，你爲什麼養這樣的兒子呢？」

「你怕嗎？」——有一個鄰居問道。

「不！」——德拉特瓦安靜的回答。

賓呼斯·莫佳補充道：

「有什麼可怕的？只有那些良心不放在當中的人們才怕呢。他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要是殺人呢？」——還是那個聲音擔憂的問題。

「你可別拿死來嚇人！該死自然死。要死，就禱告……」

「禱告？向上帝？」——德拉特瓦睡道。

「是向上帝！」——賓呼斯簡短的斷言。

「那一個上帝？你的還是我的？上帝很多呢：你有一個上帝，我有另外一個上帝……」

誰也不回答。大家都沉默着。在賓呼斯·莫佳的腦袋裏產生了一個叛逆的思想：

「你也不要向你的，也不要向我的上帝禱告！你空想出一個上帝來，你就禱告……假使你的上帝對你變心，那末你就把他從心裏趕走，另找一個新的上帝！上帝是什麼玩意？這是一條要靠它來聯繫的線罷了。你挑選一根堅實一點的線吧！」

鄰居們默默的聽着，驚奇着賓呼斯的叛逆的演講。他也沉默起來了，坐着，把右邊的鬍髭捲在小指上。

黑夜用一無聲息的地步走了過來。只有破碎的人行道吱吱的響着，再有是河裏的青蛙拖長着響亮而討厭的拍子。

然後是在天穹上，星星像火點似的跳起舞來。天空可怕的騷動着，伊切克抓住祖父，叫道：「啊，*zaida*，我怕！」

大家都跳了起來，像被軍官的命令指揮着似的，又重新坐了下來。頭垂着。

「開槍了！」

話沒有說完。大家逃散了……

院門外面只剩着一個德拉特瓦。他站了好久，在惡意的靜寂中傾聽着。靜寂像凝結了一樣……

黑夜過得迅速而安靜。沒有聽見一聲槍聲，一聲叫聲，但是賓呼斯·莫佳傾聽着，竭力抓住在他小屋的窗外發出的無名的聲響，沒有等到天亮，他便從床上爬了起來，走到院子裏。

月亮走進地平線上的一堆烏雲裏去了，清冷的在透明的露珠上閃亮着。賓呼斯·莫佳坐到土墩上，坐了好久，想着，把灰白的鬍子緊握在拳頭裏，自言自語的不知說些什麼。在他的腦袋裏起伏着一種不明朗的思想，沒法表示的言語……在他的胸膛裏似乎有什麼在私語着，他不斷的巡視小屋的門，因為小屋裏面平安的睡着三歲的伊切克。

後來他忍不住了。輕輕的走進小屋，俯首對着孫子的小床，長久的看着這孩子的雪白的前額，他的蜷曲的頭髮，說不出的悲哀抓住他的心。賓呼斯·莫佳彎下身去，吻了吻孫子，重新走到院子裏去。

天上掛着一幅灰青色的冷淒淒的，沒有花色的粗布。一個看不見的畫家勇敢的揮動着畫筆，在地平線上畫出一條玫瑰色的帶子，又畫第二條，第三條……黎明的明朗的顏色像千變萬

化的火光似的燃燒着。一輪很大的太陽從地平線那邊冒出來了。

賓呼斯·莫佳立刻回復了他的樂天的情緒。

「人需要什麼？」——他判斷的說，收拾着工具，他打算去做工。——「人需要一塊麵包和一把傘，好讓雨不要澆在頭上。其餘一切便都是無關重要的煙雲。這是主要的。雅可夫去打仗，是為了使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塊麵包，並且不是從誰的嘴裏搶出麵包。」

德拉特瓦走來。他一夜沒有睡覺，他的眼睛都發紅了，更加大和更加深陷了。

「你已經起來了嗎？」——他問。

「不然怎麼呢？」——賓呼斯捲着垂髮。——「假使今天不賺錢，我明天吃什麼呢？」

「明天你能活不能活呢？」

賓呼斯·莫佳隨便的揮一揮手，答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必須到馬爾京那裏去拿東西收拾。」

他和德拉特瓦一同出去了。德拉特瓦也要趕忙到一個地方去。

賓呼斯·莫佳推着小車子，他很是快樂，因為一個人難道會知道，再過半小時他會發生什

麼事情嗎？

走着，把小車子推在自己的前面，並且聽着德拉特瓦在說些什麼話。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爲什麼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來呢？」

這是說的誰，就是沒有說明也很明白。所以賓呼斯·莫佳回答道：

「假使他們都被虎列拉抓去了，那就更好了。」

大家不則聲了。

街市上又空又靜。只有狗，拖出着舌頭，躺在人家門跟前。賓呼斯·莫佳注意到狗，他對德拉特瓦說：

「這時勢啊，你怎麼會知道，這狗會咬你那一隻腿呢……」

果真不錯。他，木匠賓呼斯·莫佳，不知道轉角那邊有什麼在等候着他，所以他還是安安靜靜的把車子轉彎過去。

「站住！」——一個制帽上套着一圈寫着「斯庫洛夫部下」[⊙]的白帶的軍人嚇人的高

⊙ 斯庫洛夫是田尼金的部下。

喊一聲。

賓呼斯·莫佳被這意外的一聲，嚇得把車子都脫手放下了，一把有着齊整的裂縫的木柄的傘從車子裏落了出來。

軍人哈哈大笑，但是立刻又嚇人的叫道：

「上那兒去？」

賓呼斯·莫佳吞吞吐吐的想要解釋一下。

「胡說！」——旁邊另外站出一個軍人。

「你隨身都帶着爆炸品，你怎麼還去做工？」——捲着鬍髭，指一指傘。

用這樣的聲調說這幾句話，賓呼斯·莫佳不明白：他是開玩笑呢還是說正經話？

「這是傘呀，」——他試圖辯白一下，但是他又看見另外一個面孔很熟的兵士，對那第一個兵士的耳邊竊竊的私語了幾句，他便沉默了，他的心裏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你叫什麼名字？」

「西別爾·賓呼斯·莫佳·約翰諾維赤……」

「你呢？」——軍人問德拉特瓦。

「加夫里爾·德拉特瓦。」

軍人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紙，看看紙上所寫的許多姓名。

「抓起來……」

他們便被解走了。

走了三步，賓呼斯·莫佳站下對軍人說。

「傘呢……」

「去，拿去！」——那人笑了。

賓呼斯·莫佳走過去，把傘從塵灰裏拿出來，他沒有忘記傘，沒有忘記那個許多年許多年以來所鍛鍊出來的他的哲學的記號。

並沒有走了很遠。

賓呼斯·莫佳左手摸着鬍子，右手拿着傘。

「我的小車子丟了！」——他想到。——「伊切克怎麼辦呢？伊切克……上帝……誰？啊！車

子……丟……」

他已經不往下想了，因為人們沒有了腦袋總是不思想的。他的腦袋滾在他的鄰居加夫里爾·德拉特瓦的腳旁。德拉特瓦的兒子，就是那個做革命委員會主席的，在撤退的時候沒有來得及把父親也隨身帶去的伊萬·加夫里爾·德拉特瓦得到倒退了，眼睛一花，昏倒了。他們也把他同樣結果了……

那時麻臉的軍官大笑道：

「這猶太鬼可笑：老是拿着傘！」

「哈——哈——哈！」

「我殺他，他卻把傘緊抱在胸口……」

「哈——哈——哈！」

他走近賓呼斯的屍體，把他拖到牆壁跟前，扶起來坐在那裏……

「你做什麼？」

麻臉的軍官不回答。把賓呼斯的腦袋拾起來，把它放在屍體的手裏捧着，吃吃的笑不成聲。

的把一柄傘插在血紅的喉腔裏。

「給你傘。猶太傻瓜拿去傘哈——哈……」

同伴們笑着，把他從屍體前拖開。

太陽炎熱起來了。炎熱的太陽光像流水似的冲到地面上來，而賓呼斯·莫佳的屍體卻雙手捧着自已血跡模糊的腦袋，腦袋上有着像玻璃似的眼睛，在腦袋和額子的地方插着一柄撐開的傘。

……

賓呼斯·莫佳，心地溫和的「上帝的小羔羊」，叛徒和背神者就這樣死了……假使不拖了自己的車子到馬爾京那裏去取桌子，那就怎麼呢？也許，他不會碰着自己的死亡吧？但是他自已說，這種可惡的時勢，像狗似的，你永久也不會知道，牠會咬你的那一隻腿。

這是悲哀的故事。所以我也就把它結束了。我不知道，賓呼斯·莫佳的兒子雅可夫在什麼地方。蘋果離開蘋果樹滑到遠處去了……看上去，大概他在我們廣大無垠的共和國的寬廣的大道上，在不知什麼地方戰死了……

哲學家賓呼斯·莫佳的舊理想是實現了：在榨油廠廠主馬爾哥林的房子裏現在是辦了幼稚園，賓呼斯·莫佳的孫子伊切克在那裏被教養着。伊切克不記得祖父，也不記得父親，但是他知道，列寧是誰，並且會唱朝氣蓬勃的歌曲，歌曲裏面有這樣的句子：

我們去換班，接替——

在戰鬪中疲倦了的老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

格里哥爾

烏克蘭人 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我們都知道，格里哥爾是一定要死的。當秋天他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醫生便說，這還算是他的，格里哥爾的運氣……這次算從死亡的爪子裏掙扎出來了，但是下一次可不會這樣逃過了。

這個「下一次」要在春天發生，我們是很明白的。

格里哥爾帶着充滿死亡的眼睛，把生命一塊一塊的吐出來。

因為他的咳嗽，人們夜裏不能睡着。在我們公寓的半空洞的紊亂的房間裏，他滯鈍的咳噎着，喚起我們可怕的思想。

青春架不住死亡和腐蝕的逼近，他是一個活死人，已到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難於坐在他近旁的時候了。但是，我們是同志，所以我們假裝似乎我們很快樂。似乎我們一點也沒有注意他

的病。不過他覺得，他的病在影響着我們。

夜間苦悶纏住了他。

他，也像我們一樣，知道，一定要死，所以等着那死亡，像等候從那些無盡頭的苦難裏逃出來的解脫一樣。……怕他的病致命的影響我們，他的苦難被這意識更加深刻化了。……所以他爲自己和爲週圍的人等候解救。

夜裏，當大家都睡了的時候，物件的輪廓在半暗黑中蕩漾着，在他的病態的想像中，奇怪的形成錯亂的形狀，苦悶又找到他了。

他還年輕。他約二十二歲，瘋狂的要活下去。他怕「死亡」這個字，現在卻一定要等待死亡。他在床上爬起，坐着，把滾熱的背，靠着牆，兩手抱住膝，默默的搖擺，向左向右……向左向右……

床開始軋軋作響，——這又錯亂了他的神經，他使用腿惡意的敲床。床板跳起來，大聲倒在「贖罪羔羊」的鐵架上，把我們吵醒。

我們默不作聲……

大家靜默了一分鐘，兩分鐘，然後有誰在黑暗中掏出煙捲，劃着火柴，照亮房間的角落，床，黏貼着縣署告示的牆，或誰的睡眠朦朧的臉，——火柴熄滅了，然後在這發着臭腳布，劣等腐煙草，污穢襯衫的氣息的房間裏的黑暗中，又閃亮了幾個火光，並且由於煙草的煙，呼吸也窒息起來了。

「睡不着嗎？」——一個聲音問。

大家一同回答說：

「睡不着……」

格里哥爾卻唱起來道：

我睡不着也躺不下，

也不把我帶進甜夢鄉。

他的嘶啞的，乾澀的聲音悲慘的叫着。要號哭，要把頭在黏貼着發黃了的縣署告示紙的牆上撞。

我們被他的情緒感染了，每個人寧願死，只要不見敬愛的同志的生命，一分一秒的不知

不覺的消逝。

我們愛格里哥爾。

又怎會不愛這位剛毅的青共，我們過去的領導者，無比的音樂家，生氣蓬勃的青年呢，他能同樣輕便的用指頭彈出維也納三弦琴的音調，說出唯物史觀，現行政策和黨史的細節來。

我們解除了格里哥爾在公寓裏和對於青共工作的一切責任，雖然我們沒有他是很難處理工作的。我們鞏固起來，竭力不用他的幫助而渡過去，但是，時常總要求助於他。

我們是艱難的。

但是他更加艱難。

每一次，當我們卸除他什麼責任的時候，他總覺得，是丟失了與活的生命聯系，慢慢的逼近不可避免的盡頭。

最後，當他躺了幾天，不起床，並且吐血，我們把他的最後的責任也卸去的時候——他默默的不則聲。

他沉默了兩天，對誰都不說話。我們以為他要自殺，把公寓裏所有的武器都收拾了，他猜出

是怎麼一回事，笑着燃燒的眼睛說：

「你們真傻！……我就是這樣還是要活的呀！」

在城市的週圍有匪賊猖獗着。我們是在富農暴動的意外襲擊的不斷的威脅之下，我們的公寓，在形式上，在工作的支配上，是軍隊的露營。

牆角裏，床旁邊，窗台前，雜亂底堆着各種式子與口徑的槍械，——單排槍，光亮的十二排螺旋槍，大的“*Smith Wesson*”，我們拿這種槍用日本步槍的子彈放射，有時瞄準敵人的腦袋，卻落在自己的腿上。……使人會想起基也夫（烏克蘭首都——譯者）的擠乳女的錫罐子的俄國手溜彈；像彫花的檸檬似的法國手溜彈，英國的手溜彈和球。……各種式子的子彈，一圈一圈的，一紮一紮的放在黃色的硬紙板上，宛如可怕的藥物……

寓所的居住者每夜在階前值班。

我們睡了。

是恐怖的，很使人掛心的一天。

據電話報告，說馬赫諾正在作挨次的襲擊，已出現在我們縣城的南方，掠奪糖廠，向城裏攻來。

我們是警心的，緊張的，和衣睡着的。

格里哥爾苦悶得醒來。苦悶不給他安靜。苦悶帶着可怕的預兆在他的腦袋裏升起，拿冰冷的手指在他的染血的斷腸上，在喘息的心臟上搜索。

「喔——喔——啞……！」

被衝破的沉寂在滿屋子裏飛舞。

「喔——喔——啞……！」——格里哥爾辛酸的，拖長着聲音的呻吟着。

我們醒了。

「你怎麼啦？」——我叫道，一面在自己無數的口袋裏尋找火柴。

「叫產婆去。」——格里哥爾呻吟而說道，——「我要生養了……！」

① 在烏克蘭活動的白軍匪團的首領。

我們不知道——我們該笑呢還是哭

這簡直像說夢話。

「瓦夏，我對你說，你別碰我……喔唷……」——格里哥爾繼續道——「我要養……孩子了……」

瓦夏話題說到他的那人，叫道：

「格里哥爾！別開玩笑吧……你怎麼啦？」

「哎喲……別開玩笑？我幾次對你說，不開了。你不聽……喔唷……痛……」

大家都明白了：是格里哥爾開玩笑。

但不是大家都明白，開這奇怪玩笑的原因是無出路的苦悶和死亡的恐怖。

這夜我們中間的人誰也沒有睡着。

瓦夏，格里哥爾的至近朋友，摸到他的床跟前。我點着了燈，我們便唱起一隻沒有盡頭的快樂的長歌。從極邊的房間裏，走出來兩個醒來的我們女朋友——維拉和阿格拉亞——也和我們連合起來，我們是在一種慌張的，心神恍惚中間唱着的，——要給格里哥爾解悶。他歡喜快樂

的，激發頹喪精神的歌唱。肌肉被歌唱唱得漸漸更加強壯和緊張起來了，動作變得輕快，敏捷和確信起來了……

確實，他把萬事都忘了。

我看看他的眼睛，竭力猜測，他在想些什麼。眼睛燒着疾病的火，快樂的微笑徬徨在嘴唇上。我覺得，他什麼也沒有想，他像黃色的，有香氣的蠟燭在平靜的微風中燃燒着，空氣不在地面上流通，而像是從地下向天上升起那樣。那時，蠟燭燃燒着，不留痕跡的默默的燒盡着。

米海洛——我們的更夫，從院子裏走進來。該更換守更的人了。輪值到我。我從桌子上拿了誰的劣等煙草，把重“*Smilt Wesson*”攥進袋裏，把螺旋槍擱在肩上，便走出去了。

是一個靜穆的月夜。

月亮在每一個雪晶上反射出光亮的火花來。臃腫的雪層，鋪在道路上，屋蓋上，……覆着霜雪的樹，像夾雜在神奇花朵裏的蘋果樹。

我踢去階石上的雪，坐下，燃着煙捲……從屋子裏飄出悲哀與拖長的歌聲，像是一個什麼村子裏，在神像前面小燈的微光之下，紡車旁邊的秋夜那樣，長久而纖細的紡出紗線，神燈閃爍

着阿格拉亞用水晶似的高音唱出動人的旋律，維拉用天鵝絨似的中音更緊密的追逼着嘹亮的高聲。

一夜平安過去。三小時後瓦夏來更換我。我走進屋裏。大家都坐在第一個房間裏，在談着什麼話，笑着。格里哥爾睡着了。維拉出去了。我走到她那裏，她臉朝下的在自己的床上躺着，輕聲的呻吟着。枕頭已被眼淚淋溼了……

我知道，維拉是愛格里哥爾的。

×

×

×

第三天夜裏，誰也沒有想到襲擊，馬赫諾卻來襲擊了。我們都安安靜靜的睡着。又是米海洛守夜。他聽見特務隊的角聲，然後又是三聲步槍。他摸索到屋子裏來，點着了燈，然後叫醒我們。

他是計算得準確的。

在黑暗中我們是會慌亂的，因為每個人醒來，都忙着穿衣服，尋找自己的槍械，那就要發生混亂和慌張了。維拉和阿格拉亞改穿男人的衣服，也拿了槍……

在混亂中，我們把格里哥爾忘記了，直到他穿好了衣服，手裏拿着槍，第一個挪動到門跟前

的時候，我們纔想起來。

「上那裏去？」——維拉叫喊。

她的胸震跳着了，天鵝絨似的聲音發抖了。

「上那裏去……」格里哥爾站下來。——「難道連幹這個我也不中用了嗎？」

我們在忙亂着。

不能喪失一分鐘。

我們把他們兩人留下。

特務隊隊員經過院子一直跑進來。

那裏也幹起像米海洛所說似的「別放鬆，抓緊」起來了。有人把機關槍架在獨輪車上。槍械子彈供給隊隊長在子彈庫的門口分發步槍和子彈。中隊長，戈魯勃編制了十人隊，派他們到城門那裏去，其餘的人編成一個基本縱隊。當喘息的維拉和格里哥爾跑來時，我們已經出動了。

襲擊是被擊退了。

這是去和主力會合的馬赫諾軍的一隊。

我們勝利的代價是被打死四人，被打傷十二人。我的手也受傷了。戰死的人中有格里哥爾。
維拉告訴我他怎樣從掩護中衝出去進攻兵團，怎樣把子彈一個個的放出去……

是一個乾燥的，嚴寒的黑夜。他中了賊人七星子的子彈，跌到在閃光的雪裏。他甚至於沒有竭力逃避死亡。看着七星子的槍口，像開槍的人那樣看着一樣。我們找到他的七星子和步槍。槍裏沒有一顆子彈，袋裏也沒有……他完成了他自己的事業，自覺的走向死亡了。他不要活下去，不要損害別人的生命，不要苦惱自己……

維拉也明白了。明白，他的死，無論這樣或那樣，終究要來到的，但是她哭了……她愛格里哥爾……

第二天我們把他和別的人一同葬在兄弟墓。

一九二八年作

支票

猶太人 A·雷森作

哥里特倍先生，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憂慮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瘦長的面孔。他閱讀着晨間的郵件。用手所書寫的信，他從來沒有收到過。信非但是在機器上寫的，並且似乎還是用機器所結構的。當哥里特倍——這位天生就是羅曼諦克的人——讀書信時，覺得似乎自己在平滑的汽車道上散步，道旁沒有一棵樹，沒有一朵花，沒有一根草。閱讀這些書信時，他常常覺得他的喉嚨乾澀，嘴裏很渴。

回答書信更加苦惱。說得正確些，是給那在他的賬房裏做事的女打字員背誦覆信。他機械的說着字句，那女郎把它速記在紙片上，然後在機器上打。哥里特倍只要用鋼筆簽上自己的名字。並且他簽起字來也是無意識的，自動的。他的名姓——哈里·哥里特倍，長闊總是一樣的，（是簽的很有鋒芒的，並且似乎是很有惡意的字。）在畫押的末端，一條彎彎的線，垂着，像一把

小斧頭。

他常常自己奇怪自己的簽字會總是一個樣子。他老記得年青時候，簽字總是樣子各不相同。想起這個不像那個花押的時候，憂傷便常常包圍住他。

一種重要的事業思想很快的把他和感情的心緒隔絕了，他成爲一個服從某種職務，法律，和規則的事業家了。

有一次一個客人走進賬房裏來。哥里特倍事務的回答了他的問候，指給他一張椅子，然後便算賬。

哥里特倍作了總結的數目，寫了一張支票，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便授給進來的那個人，等他退出。

可是這位來客，卻不忙着就走。他把支票放在口袋裏，仍舊坐着。後來，臉上事務的表情改爲友誼的，帶着和藹的微笑說道：

「您知道不，密斯特哥里特倍，我要代向您問安呢！」

「代誰問呢？」——哥里特倍冷淡的問，想，「那也許是他的事務場中的那一位熟人罷。」

「是您兄弟中的一個。」

「是兄弟的？」哥里特倍生氣的反應道。——「我只有一個兄弟在這兒。」

「那就是他了！我們同住在一座房子裏……是一個很和善的人……手頭不寬裕……他有一個孩子病了……」

哥里特倍臉紅了，然後又發白了，他有些失然了，起初不知道怎樣回答，怎樣自制。但是一會兒他的憂慮的臉，又發亮了，灰色的眼睛又事務的望着了；他說道：

「噢，是這樣——是我的兄弟問候……好，謝謝您……他的孩子有病？我很掛心……」

這些話，從他的嘴唇裏無秩序的，非平常思維的飛出來，在這賬房間裏這樣奇怪的震響着，哥里特倍本人，以及坐在這裏的女打字員和那位來客，都以不自然的奇怪，相互注視着，

哥里特倍激動着，當那來客終於走了的時候，纔覺得大見鬆快。但是兄弟的臉，繼續陳在他的眼前。

經常忙着的哥里特倍，長久沒有見到他的兄弟了，現在那位兄弟卻充滿着他的整個賬房。哥里特倍無論面向那裏，他總遇見他這樣愛着的那位兄弟的目光，一向在事務和數目字的繁

忙中，他似乎把兄弟都忘記了……

哥里特倍要立刻就到他那裏去，探望生病的姪子……但是今天不可能。他有重要的事情……明天他也不能够……後天呢？……不，這一禮拜裏他不能上兄弟那裏去！

「暫時就先寫封信去，送張支票給他罷！」他決定了，感動着，發出聲音道：——「是，要寫信！」

女打字員，一聽見「信」這一個字，立即預備好一片紙，一會望望哥里特倍，一會望望打字機，等着。

「啊，不是，」——哥里特倍口吃的說。——「這完全是另一種信……這封信應當由我自己來寫——親手寫……」

感動着的他，又帶着微笑補充說：

「這是寫給我兄弟的……」

女打字員這樣的注視着哥里特倍，似乎她一點也不明白。但是，馬上友誼的微笑，說道：

「噢，您寫給兄弟……很好！」

連在賬房裏也似乎呼吸着同胞的和人道的熱情了。

打字機站在桌子上，好像不安的等候着什麼，但是什麼也沒有等到。

哥里特倍給他兄弟的信是親手寫的。字跡是豐滿的，圓滾滾的，像是什麼時候着忙寫的，不料現在流露在光滑的白紙上了，並且每寫完一句，哥里特倍便停下來，自己奇怪自己的筆跡。這簡直是一種新的字跡了……

連在那他簽給兄弟的支票上，每一個字也似乎是雕刻的了。

「五十」兩字好像是描成的，兄弟的名字整整佔了一行。不過，哥里特倍主要的注意力是加在他在支票上的簽字上。他好久沒有像現在簽支票給兄弟時那樣從簽字感到一種愉快了。如果可以再寫「兄弟」兩個字代替名字，那末他就更幸福了……那時銀行裏就可以知道，這不是普通的支票，而是給兄弟的支票……給他的兄弟的……

過了幾天，哥里特倍閱讀晨間的郵件，打開一封信，裏面放着一張他所熟識的支票。這就是那張送給他兄弟的支票……兄弟感謝他的愛心，但可惜，因為有些不對的地方，只得把支票送

還了他希望，哥里特倍改正它。

哥里特倍瞅着支票，尋找不對的地方，當他終於明白了的時候，高聲大笑了。支票上的簽字，不是他簽給銀行裏做樣子的那樣。這裏是另一個「哥里特倍」，是圓圓的，粗壯的……銀行不熟識的簽字。銀行所知道的是另一個哥里特倍，不知爲什麼覺得慚愧和悲哀起來了……

亞伯拉罕·雷森 (Abraham Reizen)，以一八七六年生於明斯克（現爲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首都）。父親是一個文化程度相當高的知識份子，精通希伯來文，新猶太文，德文，俄文，所以雷森從小在父親那裏就學得了這些文字。雷森的哥哥亞伯拉罕·查布曼 (A. Zalman) 是一位著名的新聞記者，並且是維爾諾（原在波蘭，現歸入立陶宛版圖之內）猶太科學院的首領之一。他的姐姐亞伯拉罕·莎拉赫 (A. Sarah) 也是一位小說家，曾把「魯濱遜飄流記」譯入猶文。

雷森讀書到十四歲。八九歲的時候便能寫詩。一八九一年，當雷森十五歲的時候，猶太作家畢列次 (Foretz) 在他所編的雜誌上發表雷森的第一篇詩。後又陸續發表，一直到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年被徵去服務兵役，在軍隊裏讀了許多歐洲作家的書籍，其中如托爾斯泰的，哈姆生的，海涅的，柴霍夫的作品都讀過了。二十五歲時離開軍隊，卜居華沙，專門獻身文學工作。和大戲劇家阿施 (A. Ash) 諾姆倍 (Nomborg) 等過從甚密，並且一同合作。

一九〇〇年起，雷森便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他的詩被勞工運動者採作民謠和戰歌之用。

一九〇四年離開俄國，在維也納、巴黎、柏林、倫敦住了好幾年，寫作猶太作家作品的文藝批評。一九〇八年到美國，斷續的經常住在那裏，發表幾十篇短篇小說和速記。素樸和幽靜是他的作風。

一九二六年是他的五十歲，紐約舉行盛大的慶祝會，與會的人達六千人之多。接着他便到東歐各國和蘇聯去旅行。

蘇聯有雷森俄譯全集的發行。據蘇聯作家的批評，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窮困沒有出路的小資產階級，鬭爭性比較弱。

旅美猶太作家萊夫特維赤（J. Letwisch）於一九三三年所編印的「第一猶太作家百人集」裏，把雷森的作品也搜集在內。

在美國和阿根廷有好幾個學校用雷森的名字，在蘇聯有兩個農場用他的名字命名。這三篇短文都是從全集第三集（這集子題名「在他的岸上」）都是關於僑美猶太人生活的，含有「寄人檐下」的意思）裏譯出。

譯者曾譯出他的好幾篇小說，但稿子大都散失了。這裏三篇中的「有錢的」同志，「幾年前曾由陳娟君譯出，發表在東北的某報上。」現成的紀事，譯者於一九三五年譯出，曾一度發表。「支票」雖也早已譯出，但從來沒有發表過。

有錢的「同志」

猶太人 A · 雷森作

那希姆生實在是一個誠實人。當他談起工人和資本家的時候，他磨拳擦掌，反對資本家，而號召工人去鬪爭，向他們預言着幸福的將來。無論在咖啡館的小桌邊或者是在會場裏，他總是同樣說整個心窩裏的話。在他的私生活裏，卻不是樣樣都圓滿進行的。他是一個有着二百個姑娘在裏面做工的工廠的所有者，在心靈的深處他覺得他的關於資本的理論過於激烈……但又趨什麼極端呢？不錯，離社會主義革命還遠呢，如果社會革命比他所預期的來得早，那末在那時期以前他總能站得很牢靠，找到什麼出路，決不會像綱領所規定的，必然發生的那樣，他會從地面上消失去。並且他還知道，資本不會就這樣很簡單的被取消。總得一——二，纔預備好！

他比其他許多社會民主黨員們更懂得馬克斯的「資本論」，他相信他是不會消失的。但是他的這個祕密，他沒有向誰公開過。就是對於黨中最親近的同志，他也沒有把這點談起，雖然

有時他要把這種新奇的思想眩耀出來。只對自己的妻子，那有着布爾喬亞世界觀和非常鑽營資本——並不是她的丈夫所同情的那馬克斯主義的「資本論」^①，而僅僅是那真正的物質的資本，——的女人，只對自己的妻子他才有時揭露過自己的理論。

「你明白嗎，心肝！如果社會革命即使在我們活着的時候發生，那末無論如何也不會有『他們』所想像的事情。關於這點馬克斯本人就有這種爲他們所不明白的小關節……」

「你爲什麼不把這一點講給他們聽呢？」妻子埋怨他。

「爲什麼啊呀，你這傻子！他們進行反對我的鬭爭呀。他們害怕新思想，更因爲——這是我的祕密！」

「這麼說來，我們的工廠不會被搶去了罷？」她問，信任的注視着那希姆生。

「這個你可以安心。」他帶着和藹的微笑安慰她。

「但是如果發生罷工呢？」妻子又抽了一口氣。

「呵，那算得什麼罷工就罷工好了。我沒有什麼方法防止這個……但是我知道女工們的

① 「資本論」在原文裏和普通的「資本」一字一樣，都是 Capital。

心理：她們不會在我廠裏罷工的！況且我對於她們是自己人……是同志……」

和妻子談話之後，那希姆生總覺得自己是有過的。他似乎越過了什麼疆界。社會主義的良心開始斥責他。「爲什麼不實際給她解釋呢？」他用自己的良心回答。「和這人同住許多年了！」

他溫和的呼吸了一口氣，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從事閱讀社會主義月刊。

他用着極大的尊敬心讀考次基的新論文。在難解的地方，他輕輕滑過去，像年輕的時候讀猶太聖經似的。這篇論文恰巧正是討論到社會革命問題的。

但是考次基也不着急……他的焦急是對於俄國——那農業國……再有是——中國！像是骨頭卡在喉頭……具備了社會主義程序的唯一國家，——那是瑞士，但是這個國家，原來，沒有自己的工業——它是靠着旅行者生存的……這樣說來，如果……

總而言之，那希姆生妻子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非但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工廠一直是他們的財產，並且還要傳給他們的子孫當遺產呢。

x

x

x

那希姆生的會計也是社會黨員。他們兩人都屬於一個組織。當他們在會場裏遇見的時候，那希姆生對待他，像對待同志一樣……

會計紅着臉，覺得自己不自在，回答說：

「密斯特那希姆生……」

「不是，不是，」那希姆生打斷他的話，「在這裏我並不是密斯特！我與你是『同志』或者像我們老祖國那裏一樣的稱爲『To-Va-rishch』①……哈哈！」他笑道：「一下子說不出這個字了。我離開祖國這麼久了……」

爲了罷工或者爲了別的運動的需用而捐錢的時候，那希姆生總捐一筆大款。會議廳裏舉行募捐的時候，起了低聲的喧嘩：

「二百塊錢……一筆大款呀！這才叫捐款呢！是誰那希姆生？那希姆生同志……他在誰家做工？」

「傻子！」有一個人帶笑回答說。「他本人就是資本家！他自己有工廠！」

① To-varishch 是俄文「同志」的意思。

「這樣說來，是『有錢的同志』了……」

「怎麼呢？不歡喜，還是怎麼呢？」另一個人夾纏說。

「還有那秦格爾也是……」

「那個秦格爾？就是那個有縫衣機的人嗎？」

「不是，另外一個！德國社會黨員他是百萬富翁……」

矮小的，衰弱的工人，看上去是世襲的裁縫，和隣座的人爭吵道：

「不，你就不要來說服我罷！我不歡喜『有錢的同志』……」

情勢轉變得很不妙了，那希姆生也覺察到了，雖然他們是在低聲的講着。他覺得，他們在迴避他的確，他過於豪爽了！他要是捐五塊錢，那就很好了，還落得做一個「自己人」……但是兩百塊錢，這對於他們簡直是侮辱！

整個晚上他都覺得他自己是一塊絆腳石，是一個多餘的人。

於是他去找他的會計，但是他的會計正準備回去。

「同志，您忙着上那裏去？」

「因為我明天要早早的起身去上班，那希姆生先生。」——會計微笑了一下。
那希姆生喃喃的不知說幾句什麼話，便獨自一個離開會場了。

現成的紀事

猶太人 A · 雷森作

「使者晨報」的編輯是一個某等年齡某種思想的人，對待自己的同事們很嚴厲。從前在普通企業中做過事的同事，把編輯比做未入工會工廠的工頭。此外，懷恨薪水太少和肚子吃不到好東西的同事們，——便有些言過其實起來了。

編輯從來不要求他們做美觀的，準確的工作，像工廠裏所要的那樣。他不常叫他們把紀事重新改寫，使它多些光彩，修飾一下文字上的粗糙，或者爲了更加翔實些，削去什麼有趣的地方。正相反，他對於這些東西，是不加注意的。老同事們還低聲的談論說，論文或消息，愈寫得糟，他便愈加看重。已經不止一次了，編輯把寫得很好的文章退還，不滿意的說：

「我們的報紙不是給知識階級看的，好的體裁民衆不懂得！」

他所唯一要求的，是工作得快：

「我們週圍都被敵人包圍。」——他號叫說，——「有什麼趣聞，當沒有按時趕出來的時候。」

所有別的報紙他都認爲是敵人。

「凡是在世界上，在我們城裏所發生的事情，在我們報上總一定要比所有這些『強盜』們的報紙早登出來。」

別家報紙的編輯在他是叫作「強盜」……。

於是他問老訪員道：

「你到警察局去過沒有？」

「去過了。」

「那末，怎樣呢？有不幸的事件嗎？殺人犯罪……？」

「有……汽車在一個猶太老頭子的身上開過……」

「軋死了？」——編輯冷靜的打斷話。

「還不知道。重傷……」

「致命傷」——編輯改正他。——「往下說……」

「布龍士維爾發生火警……」

「燒死人沒有？」——編輯用心的說。

「沒有，都救出來了。」

「哦，救出來了……」——編輯又加一句：「扔了罷，沒有意思！」

「六十歲的老頭子拐騙十四歲的小姑娘……」

「妙！第一張用兩行標題！」——他又去問另外一個人。

「墨西哥又發生暴動了……」——一位記者是帶着如此負咎的樣子報告。好像這暴動是他主使的。

「寫個幾行。」

「我來寫，」——記者大膽的說。

「你去寫！」——編輯縐着眉頭說。——「這種消息應該老早就預備好！」

「你說的對，」——記者附和說。——「我剛剛預備好一篇東西，是說墨西哥救平暴動的。」

「什麼事情的文章都得先預備現成。」——編輯教訓說。——「無論什麼事變的文章，大報紙總是預先預備好了的！」

「我寫了這樣的紀事了。」——一個小個子響應說，看上去他像是教堂的文士，眼睛裏有惡意的火光。

他是報紙的小說家，但是，他每天須交一篇任何題材的紀事。

編輯走到他跟前，問道：

「你預備了些什麼紀事？」

「我預備了：加里福尼亞，西西里，歐洲較小的地震。因為反正不管什麼時候，那裏總會發生地震的……」

「這個好！」——編輯誇讚他同事的存稿。——「你還有什麼？」——他很有興趣，繼續問。

「還有紀事，是關於紐約水災，將來太陽熄滅，關於彗星，它一定什麼時候會掉到地上，把地球毀滅……」

「很好！真出色……」——編輯驚喜了。

「還預備好世界所有偉人的死亡錄，他們都在五十歲以上，他們會在一個什麼好日子逝世的……他們的詳細傳記，人格，缺點，他們的善行，罪過。」

「舉個例子，有誰？」——編輯更加有興趣了。

「有誰都有！」——記者非常興奮的呼喊，他的眼睛火燒着。——「我預備了世界上一切掌權的，大富翁，出名的銀行家，偉大的發明家，飛機上的飛行家的逝世消息……」

「可怕的材料……」編輯已有顯著的衝動，望着他的同事，這位同事帶着得意的微笑和觀看自己的犧牲者的滑頭的發光眼睛。

「你說那裏話？我還有平安的材料。」——小說家對編輯保證。——「例如，有幾個大詩人，小說家，編輯的逝世消息……」

編輯的臉一會發白，一會變紅，咳嗽，拖長着微笑說：

「這樣說來，那末……編輯也有……那末，中年的也有……」

「對了，有中年的……」——記者同意，眼睛垂下看地。

「我希望，你還沒有給我做訃告？」——編輯笑着說，試探的望着記者。

記者很要表明他對於編輯的尊敬，但他不知道怎樣回答。不過自衛的本能立刻告訴他，雖然編輯很自高，最好還是回答：「沒有，」可以不因完全緘默而侮辱了他，於是他很外交的回答道：

「爲你，編輯先生，我預備了一大篇祝賀文字。」

編輯微笑了，好似自己對自己，說道：

「可是，難道祝賀離訃告這麼遠嗎……」

這天編輯的心神特別軟和，竟沒有要求趕快，這倒是同事們在心的深處感謝小說家的。編輯自己的一篇文章，那天他所寫的，很有些悲觀論調，有幾個地方還響着哲學的音符。這是該報創刊以來唯一的好論文，連讀者都沒有看得懂。

老婦米尼皮克的悲哀

鞑靼人C·那特士來作

他是在那時節歸來的，當那小草房連屋頂都埋在雪堆裏的時候。

希沙米，從獄裏逃出而躲避着警察的希沙米，爲了土地，爲了自由，曾和農民們一同奮鬥過的希沙米，爲和媽媽告別，只回來住一夜，安安靜靜的休息一會，便又去趕路程了。

米尼皮克看見兒子，歡喜得發抖了。

「媽媽！別叫醒哈哀爾尼莎。讓她睡。我只住一夜。外面很冷。這個小包和一封信，交給朱家林火磨的工人阿合甲木夫。明天就交去……這是給你的『加什米紗』⊖巾子。紀念我，你就圍上。這個——是給哈哀爾尼莎的絲帶。若是我到什麼地方有工做，便多寄些東西回來，往後並且把你帶到身邊去。現在你別傷心——我就睡了。整個禮拜沒有閉一下眼睛。天亮了，就叫醒我。我先

⊖ 一種印度紗。

要步行到莫克洛夫加，然後騎馬到車站。」——希沙米說着，爬上灶台。①

米尼皮克向兒子訴窮，講她的悲哀；要問他，怎樣逃出來的，若是被捉去了怎麼辦，但是希沙米很快的便睡着了。他不安靜的睡着，說夢話，呻吟。而母親呢，整夜看守了他的夢。她整夜沒有閉眼睛，傾聽着滯鈍的咳嗽，從半睡夢中發出來的；並且注視着，似乎要把兒子披在頰上的黑髮永久刻在記憶裏。大風震撼着小草房，一掬鵝毛似的白雪，撒進窗戶的細眼裏來，每一響聲，每一風聲，她都驚顫。

米尼皮克願意黎明不來到，黑夜不過去，好使她的希沙米能够睡够。有一線線亮光時，她沒有叫醒他。等陽光穿過被雪遮着的窗子，鑽進小屋而在地上像亂撒的麥子遊戲着的時候，米尼皮克給兒子預備了洗臉的熱水。一勺又一勺的從鍋子裏挖出來，放在暖和的爐門前，把面盆裝得滿滿的——後來呢？

來了！

① 砌在灶頭旁邊的床，灶頭燒火，床就發熱，猶如中國北方的炕床。

米尼皮克沒有來得及想水凍了，硬了之後怎麼辦。勺子從手裏掉下。水洒了。響聲驚醒了希沙米。但是在門口，窗下，雪在憤怒的脚步聲中響起來了：

「開門！聽見沒有，囚犯快快開門！」

米尼皮克由於恐怖而失去了舌頭，死去了心。門被大聲的打開了，門檻上出現一個巡查兵的身形，還有別的人。米尼皮克沒有來得及看他們一眼，沒有來得及說一句話。

「造反的，捉住了！」——巡查兵抓住希沙米的領子。——上來！弟兄們，把他綁上！把手反綁起來！就這麼的，搜下子口袋。老太婆，你別打攪！坐到自己的地方去。」

哈哀爾尼莎醒了，單披着一件襯衫，撲到哥哥身上：

「啊呀，親愛的哥哥！」

可是，不知道是誰的粗手把她推開了。

米尼皮克的思想漸漸清明起來。回憶像旋風似的在她的腦中捲過，想起過去的，希沙米的一生事情，從生下直到昨夜。但是她的思想，像火帶一樣，束着一個字：「死！」

奇怪——她竟停止了顫抖，不再語無倫次。她泰然的走到兒子眼前，幫助他。

「別忙，弟兄們，用巾子綁頸項。」

「別多說話，老豬婆！」——巡查兵叫喊。——「告訴你：你的兒子是沙皇的敵人。你要明白！」

希沙米不能裹緊外套，忘記繫束腰。武裝的兵丁把他圍住，推他坐在雪撬上。米尼皮克去抓他們，但是被槍柄打得昏迷過去，跌倒了。她就躺在雪裏，咒罵着。

當哈哀爾尼莎把盡是窟窿眼的爸爸的皮襖披在肩上，跑到街上的時候，載着希沙米的雪撬已隱沒在彎曲的路中了。

不服！

到了一九一〇年的春天。總是晴朗的天氣。從希沙米那裏來的消息一點也沒有，沒有。米尼皮克，悲傷的女人，幻想着；走去求村長，但是沒有得到什麼消息，抓了一隻鵝，跑去送給一個當書記的。書記爲了感謝禮物，勸她到城裏去。

米尼皮克是在城市裏度過自己的青春的，書記的勸告，正中她的心懷。但是她先要到阿合甲木夫那去，把冬天兒子留下的小包送給他。在路上她遇見熟識的副醫生，那副醫生告訴她說，

阿合甲木夫有重大的嫌疑，躲避着警察。他說：

「聰明的老太太，瞧着吧，你要自尋禍患了。難道你活够了嗎？別去找阿合甲木夫罷。不會弄出好事來的。」

那時米尼皮克便回家去，請那鄰居寡婦來照應家務，把哈哀爾尼莎也交給她，自己便上城裏去了。

城市遠呢……城市大呢……

米尼皮克在城裏的街上走了好久，每逢一人都鞠躬打聽，最後來到地方法院。

她捲起被蛀蟲蛀破的頭巾邊，靠聽差的幫助，她把聽差當作翻譯，向律師陳訴了自己的請求。起初米尼皮克看來，律師是和藹可親的，他慢慢的從銀煙匣中抽出一支香氣噴人的煙捲，煙吹在她的臉上。簡短的答案道：

「不知道，你能有力量花些費用不。這件事至少得花上五百盧布呢。」

老婦的所有積蓄，一共不過五個盧布，律師所說的數目，在她是一個更沉重的打擊。她用力要說些什麼，但是聲音，那因為長久受過苦的悲聲，只模糊的響着。因為整夜不睡覺而昏暗了的

眼睛，在滿屋子裏徬徨，粉碎的思想撞擊着，混亂着。

「從那來五百盧布呢？若是有這些錢——希沙米也不會坐監獄了。或者把小破房，小牛賣了？也許，能弄上一百罷。不能和律師商議商議嗎？但是，他不是說了嗎，要五百盧布。」

律師明白事情不成了，便走出屋子，不回來了。當下有一個什麼穿軍服的來屋子裏東張西望。聽差問他道：

「你在地方法院做事嗎？」

「對了。怎麼一會事？」

他聽了老婦的說詞，只搖一下手。當她向他請求准許和希沙米見個面的時候，他簡短的打斷她的話說：

「不行。」

監獄不肯揭穿自己的秘密

米尼皮克猶如石化了。只有思想之羣在昏亂的腦袋中不安的打轉。

「明明是，不拿死囚出來看。明明是，監獄不肯揭穿自己的祕密……但是……難道不能直捷的說：『絞死了，』或者騙人說：『放逐了？』反正於他們有什麼關係呢？」

在這些問題中，米尼皮克同意傾聽任何一個答覆。就出來這樣說罷：

「老太婆，你別傷心。你的兒子要釋放的。去求上帝，讓皇上養個太子，那時宣佈大赦，皇上下令把希沙米放出監獄。你暫時先回鄉下去，好好的過活吧。」

或者：

「老太婆，你別奔走，也別難過。你的兒子上禮拜已經絞死了。」

或者：

「你的兒子放逐到某某城去了。你也到那裏去罷。」

米尼皮克要聽這三個答話中的一個。她只要看見希沙米一分鐘。她叫住走過去的一個青年人。沒有得到回答。又去請求進獄的許可證：

「沒有。」

最後，疲勞的米尼皮克給二十文錢與聽差：

「拿給希沙米的靈魂求個平安。」

後悔着自己的話，走到街上。衣服華麗的人羣，闐綽的商店，裝滿着乘客的電車，又在她的眼前轉動着了。由於這個混雜，由於不斷的人之流，思想完全混亂了。在路上遇見賣麵包圈的，沒有考慮，便買了一包。沒有力氣放出卡在喉頭的未哭的眼淚的悲痛之球，在街上機械的踱着，嚼着麵包圈，後來坐在斜靠着一家大門口的長凳上。米尼皮克想起，她曾經跟父親住過這城市，父親是一個皮革廠的工人，跟他到市集去，在那兒給她買洋囡囡……後來她又往前走。

如果人的腦袋轉着，他便長久不能恢復自己的意識，集中自己的思想。米尼皮克也是這樣。她走了很久，一會來到車站，一會來到旅館。

最後的希望

在客店裏，米尼皮克和一個老頭子談話。她從他那裏探悉，離這兒不遠，在國民街，住着一位地方師[⊖]，他能到監獄裏去。

⊖ 回教寺院裏的執事，猶如中國從前文廟裏的學老師。

這夜米尼皮克沒有合起眼睛。

找到他……去見地方師的太太……

米尼皮克整夜想着，她怎樣去向地方師的太太請安，送她多少禮，怎樣說話，地方師怎樣寫必要的文件給她，她怎樣把頭巾包塞在角落裏，怎樣去見她的希沙米。她編造着種種可能的計劃，直到黎明；並且歡祝着這些計劃的實現。

「大概已經起來梳洗了罷。該是去的時候了。若是地方師七點鐘從寺裏回來，那末正好找到。上帝啊，一切的盼望都交給你。」——米尼皮克私語着，走到街上。

街上看不見行人。只有清道夫，揮着灰塵，打掃街道。窗戶都掛着葦簾。整個的城市都睡着。

米尼皮克走了很久。因為即將見面，心在胸中暴躁的突突着。

最後，看見圍有綠柵的磚砌的二層樓房。在柵欄門的右面，有扇美麗的門，這就是在客店中那老頭子所說的。在柵柱上，有白色的骨鈕，只要禱告着，用右手的大指去一擻，便會走出一位富泰的，和善的貴婦人來。

她將是穿着閃光的軟靴，手裏拿着念佛珠，頭上蒙着「加什米」紗的頭巾，她的聲音將是

和藹而又和藹的。她接受了禮物，她念聲佛，說道：「你的身體很康健安好嗎？孩子們好不？昨天地方師還說起你的兒子呢。我已經很可憐他了呢！你別傷心把外衣脫了。」他快來了。去喝些馬林糖醬的茶，再一同到希沙米那裏去。」

就是我

米尼皮克這樣想着。謹慎的，禱告着，撇了一下骨鈕，便靜候着。沒有回音。過了很多的時候，米尼皮克又鼓起了勇氣，再撇一下電鈴。仍舊沒有聲息。她想：

「也許不能撇它？也許，要往外拉罷？」

試用指甲去拉撇鈕。撇鈕不服從。那時她就用拳在門上敲起來了。

「誰啊？要什麼？地方師睡着呢……」

聽見門後有睡夢中的怒聲。

「這是我……是……希沙米的母親布拉托娃。他在這兒坐監獄。地方師從廟裏回來了沒有？」

「不，不……沒有去……也不回來……等起來的時候，我再通報……」

門又寂然無聲了。米尼皮克決定等候地方師，坐在石階上。老婦想着，低聲禱告着：

「若不靠他，誰來救希沙米呢？——是最後的希望啊。」

最後，門前開來一輛輝煌的馬車。當下上面開了門，有個什麼人，咳着嗽，從石級上降下來。

「是誰？」

米尼皮克等着，地方師一定是穿着布哈拉[⊖]外套，戴着頭帕，手裏握着長杖，腳穿軟靴和皮套鞋；就要出來了。門開了，石階上走下一個長髯，剃光下鬚，戴着嫩羊皮帽子的男子，腋下夾着一隻皮包。米尼皮克怯怯的問他說：

「地方師還沒有起來嗎？」

「就是我。」——出來的人答着話，坐到馬車上。

馬一動，馬車便隱沒在拐角那邊了。

一杯冷茶

「那末就和地方師太太去說說罷。」——米尼皮克無可如何的想着，又膽怯的去揪那鈕子。「誰啊？要什麼？太太正睡覺！」——一個聲音。

門開了，門檻上出現一個年輕的婢女。她把老婦領到廚房裏。

桌子上放着一隻新鮮的，剛摘好毛的鴨子。大的玻璃櫥，滿滿的裝着各種盃蓋。

十分鐘之後，過道裏發出誰的脚步聲。地方師的妻子走進廚房裏來。看上去，她有三十五歲。她穿着時髦的短衫，鞋子是高跟鞋的，捲髮梳得齊齊整整的，插着美麗的梳子，手上金戒指耀人眼睛。

「怎麼會事，老太太？」——她立在門檻上問。

米尼皮克又不知道她應當怎麼樣。和這樣漂亮的太太可以問安還是不能呢？伸出的手，沒有得到回答。

「隨她怎麼樣，或者肯聽，或者不聽，況且她是回回教人。」——在老婦的腦袋裏閃着這些話，她便急急講出來。她說，她的兒子坐在獄裏，這幾天就要被絞死了，監獄後面掘了四個坑，其中

○ 布哈拉是中亞國名，出產木棉，這當是指布哈拉木棉外套。

一個要把她的希沙米的屍體擲下去。往下不能說了，啜泣着了。

「爲什麼你把她放進來，哈奇娜？」——太太跑到婢女跟前。——「你不是很知道，我的神經受不了這樣的情景……我現在去看看別墅。你倒杯茶給老婆子。我去得不晚罷？你看怎麼樣，可以穿這件衣服出去嗎？……你送老婆子出去的時候，別忘記好好把門關上。騙子很多。聽見沒有？我說，騙子多起來了。別叫醒加齊士。讓他睡好了。他四點鐘才這樣睡着的。」

太太說着這話便不見了……

……最後的希望便這樣破碎了。米尼皮克把沒有哭出來的眼淚和一杯冷茶一同吞了下去。

回來了

一 信

有時從前線傳來消息。這些用麵包漿黏貼的信，所寫的，只要看清一個字，便要讀出來的。誰若是自己不會看信，便給沙基爾的兒子去看。他拿兩個戈比，便一心一意的讀信。他也寫了不少

信。

每個人都照自己的意思去聽他讀信。

老頭子們坐得靠近爐子些，因為聽得不清，很着急，想：「難道油蟲鑽進耳朵裏了嗎？是被風吹走了嗎？」

老太婆們奇怪的是，小孩子們，不久還叫他們「老婆婆」的，竟都跑到烏都飛不到的遠方去了。她們悲傷的聽着，捲着頭巾的角，預備去擦拭還沒有流出的眼淚。

今天也讀信。

繫在女人辮髮上的錢幣，不發響聲。孩子們的吵聲劃然停了，像吹斷樹枝停止那颯颯的風聲那樣。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在沙基爾兒子的身上。可是近來他一會又是不和氣了，一會又是說來信雜亂得一字也看不清楚了。許多字感覺不懂的時候，大家便開青蛙音樂會。各人都照自己的意思猜想，各人對不懂的地方，都給一個特別的解釋。

「這兒說，——在『Eldjaret』躺着。這是什麼，縣城還是省城？」

「這兒有個『寂』字，——意思就是，他要說，『我寂寞』；這兒還有個『回』字，意思是說

「我要回來。」

「這應當是這樣！」

「別打斷他，讓他念下去！」

「不過我是說，我所知道的……」

「這等以後再說好了。」

信從這手傳到那手，塗污着，弄縐着。關於不瞭解的那些字句的爭執愈爭愈厲害。又把信重讀，重新爭執。絲毫也不聽信，懂得的只有一件：

某地某人準備着某事。

某地某人被緊迫着。

某人對某人懷恨報復。

每封信裏都有這樣的猜想。後來的信，更充滿了猜想。尋找猜測，腦袋都弄迷糊了。

二 哈哀爾尼莎，不是這樣嗎？

在那個晚上，秋雲愈來愈稠密。天上不留一絲可以讓孤獨小星的光芒透出的細縫，疲乏的

雲纏繞在霧裏。夜裏天哭起來了，雨絲鎖住柯羅姆沙拉村。

爲了不感受這種黃昏壓迫的苦惱，便在書架上翻弄祖父和父親留下來的舊書。揭開「Rahgunzi-Tarich」的皮書面，抖擻那些被灰塵落滿和被耗子咬破的什麼書籍。可是雨下得更利害，這些書上的字，更覺得冗長，更覺得寂寞起來了。

少女和青年婦人，要消除自己的煩惱，都到住在村長旁邊的馬甫基合家去講故事。藏手套誰第一個找到——那人便有喜。有些希望快找到新郎的，便施鬼計，——偷看手套藏到什麼地方去。爲了這個，且有在最親愛的朋友中打起吵子來的。完了這個猜謎，便講可怕的故事，講到神怪的變形，講到鬼怪，講到家鬼。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許多年前，那時喜鵲做司令，鸞鷲做書記，有這麼一個可愛的青年……」

然後又唱歌。吹「庫貝士」[⊖]

括着火柴，把燃着的一頭，指着誰，嘴裏一面說道：「往那邊倒下去，那邊就有活」——等候

⊖ 一種韃靼吹的樂器。

着，火柴倒往所盼望的一面去。那些小心眼兒的人，自己要望那面倒，便暗暗的吹氣，幫助火柴倒下。

末了再玩捉迷藏。

今天也是這樣。不過這次不是聚在馬甫基家，而是在老婦米尼皮克家。

今天米尼皮克家宰鵝。今年春天，她的母鵝很特別——孵出了十三隻小鵝，被老鷹抓去一隻，其餘的都結實起來了。今天米尼皮克宰了十隻鵝，拔乾淨毛。把鄰家的少女和青年婦人都請了來。有一個原因：是給希沙米的妹妹哈哀爾尼莎出嫁，新郎是米甫達黑，綽號叫「雄雞爪子」的。

在以前，一隻眼，一隻木腿的漢子，就是老太婆也不肯嫁給他。現在可不是那樣了：只要是男子便行。這位「雄雞爪子」米甫達黑，除了哈哀爾尼莎之外，還有三個姑娘追逐他呢：胖子哈尼雅，瘦子哈尼雅，長腿法德瑪——村長的女兒。帝末爾西的大太太馬斯魯也不肯甘落她們之後。可是哈哀爾尼莎，卻戰勝了她們四個。新郎都沒有想到，結婚的鵝已預備好了，並把鵝毛做成大枕頭了。

「固然鵝毛枕頭是這樣軟和，這樣暖和，還比貓兒都暖和。但是鵝呢！現在母鵝不是養了十

二隻小鵝嗎。對了，牠們還太小一些，但是還不錯。既然鵝毛是於枕頭有用的，那就算是很好。不是這樣嗎，哈哀爾尼莎？可就是你的哥哥希沙米不在家……」——米尼皮克嘆了一口氣。

今天她不願意想到他。今天她的家裏充滿了青年的人們。大家都鬧着，笑着，跳着，舞着……但是……悲痛卻在米尼皮克的心裏燃燒着。近十年來的生活又在她的記憶中復活過來了。她到城裏去，去撞地方法院的門，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很久了。但是希沙米仍是沒有消息，沒有消息。德國戰爭[⊖]已挨了兩年的功夫。有些人說：「他被殺了，」但是老婦不信，有些人說：「他還活着，」但是這個也不可信。

回憶像網，纏住米尼皮克，聽不見跳的腳聲，看不見舞的轉動。希沙米的身子在她眼裏搖擺着，過去生活的影片，在閃動着。

因為跳舞，地板被震得抖着。哈哀爾尼莎走進人羣。其餘的人都唱起「愛別納」[⊖]歌來：
跳啊，跳啊，馬斯久拉！

⊖ 指歐戰。

⊖ 韃靼的一種舞曲。

好好的來跳呀！

美麗的姑娘，

在婆家是客呀。

跳啊，跳啊，來跳啊！

我們還正當青春。

不往旁走，就往前走！

不往前走，就往後走！

等到大戰完了，

我們將要老了。

這麼樣來跳！

這麼樣來跳！

寒風擾亂着雨絲，大地上罩了夜的帳子。半破壞的煙囪吐着青煙。風，在樹枝上的風，抖動着煙絲，逗它玩。

三 我知道，爲什麼要擁抱

西線流動病院之一，設立到一個特維娜河岸小村邊上來了。才把病院按下，才把重傷的人放到軟和的床上，黃昏使侵襲來了。不知是誰的沉重咳聲，劃破了空氣，又有誰在夢中模糊底嚙語。最後大門兀然關上，被靜默統治着。夜降到地面上。聽得見的只是三隻腳被縛住的馬的跳聲和遠處的狗吠聲。

從中央病室中走出一個看護士阿布都加，他把自己的外套，攤在地上，躺下去。過圍的柔韌的，像牛油似的靜默催眠着他的身子。思想和感覺，不知不覺的蕩漾着，融散着。在天上，在白色的霧中，橫着一條天河，大熊星明亮的照耀着。

阿布都加默默的看着星，想起一隻牙古特。人講給他聽的故事：

「兩顆大熊星，是兩個獵人。他們追趕四隻鹿。那第七顆星，最亮的那顆，是尖頭的箭，一個獵

① 蘇聯的一種民族，現在有「牙古特自治共和國」。

人所射出的。這枝箭從那時飛起，一直無停息的飛着。箭若射到鹿，他們便死了。那時所有的星都要落到地上來。」

阿布都加不知不覺的睡着了。在夢中，他看見茂密的樹林，每棵樹下都坐着一個傷兵。阿布都加的未婚妻突然來了，那個他所戀愛着的愛莎。他要擁抱她，但是不能隨心就抱，只私語道：

「是你嗎？」

「是我，親愛的，我……」

他們便走往新割盡草的草原上，那裏堆着高高的有香氣的草堆。

「你爲什麼來爲什麼？這兒不是死亡嗎……這兒不是血腥嗎……」

阿布都加被早晨的喧嘩聲鬧醒了。

「爲什麼你走了就音訊杳然了呢？已經四年了，你不給一點消息。」

「我救護傷兵，更幫助健康的兵。我……你知道不，我親愛的，我的名字現在不叫希沙米，人家叫我『看護士阿布都加』。我冒着別人的名字，在穿灰色外套的人們中間工作，我給他們去預備做偉大的奮鬥，我教他們別把槍口對着德國兵士，而對着在後方養得肥胖的我們的敵

人。」

四 近 了

塵灰打成漩渦。聽見有聲音，像遠處的雷鳴。在村子的盡頭，打着哨聲，掉下一個礮彈。柱子，石塊，磚頭，飛得和教堂尖塔那樣高，和礮彈的碎屑混合，像沉重的大雨，落下。和着它們的聲音，接着是步槍的射擊，馬蹄聲，大礮的轟隆聲。

希沙米跑往村子裏，有人喊叫道：

「德國兵進攻過來了！」

另一個安靜的聲音答道：

「這還只是開花，等到十二吋口徑的大礮開口，那才是結果呢。」

大礮的火花逐漸濃厚起來。病院中受傷的人轉動着，在騷動的，活活爛着的身體上發出死人的氣息。他們用力爬起來，但又在疲弱中跌倒下去。

「毀滅了，兄弟們！逃吧！」有一個人銳利的喚叫，大家，凡是能撑起腳來的，便都跳起來，趕緊披上了飽餐膿和血的衣服逃往樹林裏去，跟在看護的後面。

病院裏只剩下那些無力爬起來的人。周圍誰也沒有，誰也不肯去幫助他們。不幸人的心裏起了一個恨意，那是像火藥的煙一樣毒的。但礮彈愈落愈近了，地也愈加顫抖了。

聽見退卻兵士的脚步聲了。這個聲音給不幸者產生了一個希望的火花。提起最後殘餘的力量，爬到出口處：

「伙伴們！兄弟們！殺死我們罷！別傷心！」

但是他們的啞聲，幾乎不能聽見，退卻的喧嘩聲把它們蓋過了。

軍隊一批一批的過去。

傷兵們，像打死的蟲子蜷縮在地上。

突然，在已經不賸什麼希望的時候，希沙米和看護婦們走進病院來了。後面拖着兩輪車，開始趕緊搬運傷兵。

希沙米的臉變成土色了。兩頰陷下去。嘴唇乾得燒破了。看上去，他來到病院以前，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還是能够安然的答覆傷兵的呻吟和訴告：

「好好的躺着！我們退到六十俄里以後去。」

五 某地跳動着生命

……移動。

在盡是被大礮轟成的窟窿的道上，走往不知的去向。

在路上遇到一個撇下的烏克蘭小村。在空曠的街上，受驚的雞羣奔跑着。在村子的對面盡頭，女人們在急急包紮擔子，把孩子們裝在裏面。有的地方，在亂擲在街上的財物中，坐着石化面孔的農人。希沙米問他們中間的一個人說：

「上那去？」

「不還是一個樣嗎？無論那條路都是走向死亡的。」——一個答話響着。

「鄉村扔棄在後面。前面是渺茫。」

暗起來了。天上爬着雲。有時，雲稀了，慘白的月亮照耀着坐在前面的林子，在後面悲哀着的村子，在道上掙扎的人羣，一時又都凝合起來了。什麼都裝進昏暗裏去了。漸漸清晰起來的是馬蹄聲，大礮聲，傷兵的呻吟聲，激烈的詈罵聲。

在那遙遠前方的某地，跳動着生命。

在流動病院中，給傷兵不斷的施手術，拔出破碎的骨，縫起割開的傷口。身上都發出辛澀的藥氣。

希沙米工作了四天，沒有休息，是這樣的疲勞，只等待黃昏的到來。完了事，他走到空場上去。副醫生米哈洛夫當時也跟過來。米哈洛夫集中精神抽煙。一個病人經過他們面前抬到手術室去。不幸者呻吟着：

「可咒詛的可咒詛的！」

「是，他們是可咒詛的。」——米哈洛夫深思的說。

也充滿着那樣感覺的希沙米，默默不言。他回憶起往事來了。

他才滿十四歲。他在巴庫煤礦裏做工。後來到士拉多斯特……熔鐵爐……罷工……暴動……殘酷的鎮壓。回到鄉村……和農民一同分地主的田舍……抓住了……審判了……判處十年徒刑……逃跑……又回到鄉村……又被捉去……判處絞刑……他又跑了。用了別人的護照，留起鬍鬚，進普基洛夫工廠。

想到這兒，他的眼睛張開了。他在這裏明白生存和他參加過的鬪爭的意義……戰爭……他依照黨委的決定，到前線做士兵工作……於是便做起「看護士阿布都加」來了。

今天他又焦急的在病院中等候醫好的兵士了。幾百個人都要注意的聽……他與聽者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線連繫着。這線是強固的。它把士兵的願望和鄉村的願望連接起來。

……大礮仍舊轟轟的響着。兵士在黑色的不毛之地，向死亡走着，在他們後面跟着的是戰鬪。戰鬪近前來了。戰鬪是近了。困憊的人們不覺得戰鬪的近來。他們睡了。他們中間還有人沒有醒來。

……在病院中。那今天才截去腿的加達爾，一會說夢話，一會醒來無聲的咕嚕些什麼。在他的眼前，有些無名的快樂的鐵匠，轉着大輪子。

七 他是對的

破碎的紅野果被秋光燒爛了。樹林也被秋光晒得黃起來了。野鴨子，劃破了空氣，高高的飛翔着，在長着蘆葦的澤地上面繞着圈子，然後消失在遠方。沒有油刷過的車輪在草屋後面軋軋作響。幾乎就在似乎被鎖鏈牽連着的雲層跟前，像是哈哀爾尼沙頸上的琥珀，有鶴在鳴着。牠們

經過家鄉的湖上，枯黃的山上，飛往南方，去找和暖與碧藍的日子。牠們的聲音充滿了悲痛與煩惱。整個柯羅姆沙拉村也隨着牠們一同昇起而飛去了，只是它沒有翅膀。男人們大多去打仗了，醫院裏去了，流動病院去了，監獄裏去了。在鄉村裏留下的只有孩童，婦女和老人。

孩童們到池子裏去捉青蛙，在汙地上躑躅，玩弄山羊，用炭在木柵上寫無恥的話，菜園子裏去偷黃瓜，在草堆後面作娶媳婦的遊戲。

女人也都壞了。漸漸給老頭子送秋波了。而老人們的悲哀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他們焦急的等待着兒子，女婿們的返回，疲倦得沉重而沉重的嘆着氣。

……仙鶴飛了……鄉村的最後的美麗，已隨着仙鶴和野鴨飛走了。什麼都寂靜了，死沉了。柯羅姆沙拉村，像古代回教清真寺的屋頂，經歷多年的雨露，已漸漸不可辨認了。

禽鳥飛走之後，加拉菲說：

「連鴿子都飛了，沒有一隻留下的。」

「對了。飛往和暖的地方去了，那裏一年收穫三回米和棗。」

「我們是怎樣呢？我們撒下一把種子，在長只二沙申[⊖]闊不及一脚的土地上，但是什麼也

不生長。」

「我到沙基爾家去了。他接到了報。就連一個安慰人的好消息都沒有。全是什麼——『勝利』啊，『勝利』啊。可是我想：你們的勝利於我們是破孔的袖子，修補還是怎麼的？」

「關於分土地，報上什麼也不登嗎？」

「租稅不減嗎？」

「戰爭什麼時候完了？」

「誰也不回來嗎？」

「關於白票子，聽到些什麼沒有？」

「發行銀幣嗎？」

誰也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那時每個人都開始傳說所聽到的：

「說是德國人快迫近彼得堡了。」

「客棧裏說：俄國的事完全糟了。一方面德國人攻得來，另一方面又是土耳其人，再一方面

○ 長度單位，每沙申約合二米多。

是什麼奧國人。」

「聽說德國有鐵的兵。裏面有像鐘錶樣的機器，無論那個將軍都不能打勝他們。」

這樣的謠傳在城裏，在鄉下，市上流傳着。謠言一天多似一天，一天盛似一天，一天比一天駭人。傳說俄國某某將軍投降德國人了，沙皇親自去朝拜德國皇帝了，皇后和主教拉斯普京①住在一起，拉斯普京竭力給回教主獎賞，連監督官的太太都跟做灌腸的逃跑了，人民擾亂了。

聽說，人民膽大起來了，連一個什麼沒有腿的兵士，也敢向掛在小酒館裏的皇像上吐唾沫，還毫不懼怕的說：

「他是該咒詛的人，把我們毀滅了。和富豪們一起逍遙，我們的滅亡誰也不肯顧一顧。」

酒館的掌櫃的要把這殘廢的兵士趕出去，但是他反而對他說：

「滾你的，市場的小耗子！我們在前線流血，你卻在後方餵得肥肥的。我不怕坐牢，你別嚇唬

① 沙皇尼古拉二世時在朝內擁有極大勢力的神甫，因能施用催眠術似的魔法，皇后也被他迷住，一九一六年被暗殺。

我。等我們的兄弟從前線回來，——給你利害看吧！」

並且拿拐杖打酒館掌櫃的。扯碎皇像，亂踏一陣，咒罵他的八代，然後走了。誰也不能跟他怎麼的。

「能把他怎麼呢？他是對的。」

八 回來了

哈哀爾尼莎和母親兩人住着很久了。他們的破草房成爲聚會的好地方了。幾乎每天晚上，女郎們，和丈夫被騙往疆場的婦人們，都聚到這裏來。

誰也不來的時候，哈哀爾尼莎便織布，紡紗，織襪。

……拉線，繞在軸子上。在軸子的唧唧聲中，思想的線也拉長着。

我的思想，思想，

沒有邊際，沒有盡頭。

拖長的吟聲，鳴成歌曲。哈哀爾尼莎的眼睛直盯住軸子，眼睛緊張的紅起來了。心充滿着煩惱，心裏燃着火花。在腦子裏的是希沙米。一切，纏成一個球。這個球，把哈哀爾尼莎引到遠方去，半

睡夢，半清醒中去。她已不再聽見母親的聲音，縫軸的唧唧聲了。

「你也沒有出嫁成。希沙米也沒有消息，也許是被殺死了？」

夢佔有了哈哀爾尼莎，在童話和幻夢織成的搖籃裏催眠着。

這時有一隻瘦馬拖着一輛破車走到門口，一個陌生的人走進草房，穿着一件淋溼了的外套，手裏拿着鞭子，站在門檻上說：

「喂，兒子送來了，來歡迎啊！」

哈哀爾尼莎和米尼皮克跑到門口。在黑暗中什麼也沒有看到。哈哀爾尼莎高聲喊道：

「哥哥，親愛的！你怎麼了？怎麼了？爲什麼不則聲？」

沒有回答。

「他沒有腿了。並且還幾乎完全聾了。」——馬車夫解釋說。——「我們來抬罷。老太太，你到那一頭去，拿住木頭。姑娘，你來幫助我。」

哈哀爾尼莎要摸摸希沙米的腿，但是沒有找到，代替腿的是雨下淋溼的褲子，褲子裏面是短短的斷腿。

……風吹下雨絲，包住了籠罩着的夜之帳。從半破壞的煙囪裏像燃着的煙捲似的，透出暗藍色的煙。躺在柴籬外的風，穿過裸體的樹枝，然後又投到煙的流上，狂暴的撫愛它。

今天米尼皮克家不聽見唱歌，說笑話和笑聲了……今天女人們心裏，希沙米不幸的腦子裏，沸騰着憎惡。這個在千百萬個人的心裏燃燒着的憎惡，衝破堤壩，澎湃着不可抑止的怒濤。並且流在整個大地上，把道路上的一切都沖掉。

希沙米這樣想着。他由這些想頭而漸覺輕鬆起來，像一個被暑氣困憊了的旅客，喝了一罐子涼爽的酸牛奶。並且鞏固了他健壯起來的希望了。

他被甜蜜的幻想催眠着，頭枕在哈哀爾尼莎的膝上，慢慢的講說他的往事。

韃靼是蘇維埃聯邦自治共和國之一。本文作者加維·那特士米(Cavi Nadimi)是韃靼族人。他一九〇一年生於一個貧苦的家庭(前下城子省赤色村)。他的家庭爲了找尋生活的資料，在波伏洛士，克里米亞，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的各城市漂流着。那特士米在十二歲的時候便被僱到工廠裏去做工。他容易在市立三年制的小學校裏畢了業，——他初步的創作試圖，便是在學校裏開始的。他的第一篇作品在一九一九年出世。

他一九一九年入黨，並加入紅軍中作義勇軍。一九二六年擔任全聯邦韃靼文紅軍報的負責編輯。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寫了不少關於文藝政策，反對國家主義和國家民主主義等的論文。他是韃靼第一個無產階級作家團體「十月」的組織者。一九三一年在他指導之下組織韃靼文學團體「韃靼羅加夫」。現在是韃靼蘇維埃作家聯合會組織委員會的委員。

這篇「老婦米尼皮克的悲哀」是一九三三年蘇聯國家文藝出版局所發行的他的俄譯「一卷」小說選集中的第一篇。原書有A·葉畢克夫的序（該書譯者是G·沙里波伏）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現代韃靼小說家C·那特士米是人數不多的韃靼文字藝術匠人之一。

「那特士米是以多量小說，記事，詩的作者著稱於韃靼讀者中的。這位作家給韃靼文學創造了新的體裁，很接近廣大羣衆而又容易瞭解的體裁。可惜，在俄文翻譯中沒有能够保存他作品風格的特點，形式與技巧的本相。

「在十月革命的時候那特士米走到文學領域裏來。他的第一篇作品出現於一九一九年的報紙上。十月革命給他的文學事業指示了一個方向。紅軍的生活和英勇的鬪爭，從那時起便是作者作品的主要泉源和他的自後作品的題材。

「但在找尋新形式的時候，那特士米寫了幾篇很受俄人想像主義影響的詩。一九二四年以前，在他的幾篇作品裏，特別是在詩裏（一九二三年的詩集「柯略斯·依拉柳」）我們看到對於革命的模糊

而籠統的描寫。這時期的作品大多數被廣漠主義，缺乏正確的階級分析以至於悲觀主義的音符所損壞了……

「但是像『老婦米尼皮克的悲哀』之類的短篇小說，在內容方面和那些詩便大不相同了。以前是：主人翁瀕於絕境，作者沒有指出跳出他的環境的可能。其中充滿着悲觀主義的音符。

「與想像主義決裂之後，一九二四年那特士米的創作開始改造起來，成爲一個無產階級作家……」
「老婦米尼皮克的悲哀」和「柱子……柱子上掛根繩子」在一九三四年便已譯出，但沒有發表過，現在校了一遍，也搜集在這冊子裏。

最後，我們把作者韃靼文的作品開列於後：

「暴雨」——詩與短篇小說集，一九二五年。

「歪站着」——諷刺詩集，一九二五年。

「命運」——短篇小說集，一九二六年。

「最後的」——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我們不回達斯杜蓋去了」——小說與詩，一九二八年。

「十二個」——譯俄文物洛克的詩，一九二九年。

「在赤色戰線上」——內戰史的斷片，一九二九年。

「往事」——關於「巴黎公社」一九二九年。

「翻譯烏特京詩」——一九二九年。

「存儲的柴堆」——小說集，一九二九年。

「走向偉大勝利的道路」——紅軍生活，一九三二年。

「加維·那特士米集」——小說，一九三二年。

「加維·那特士米集」——詩，一九三二年。

柱子……柱子上掛根繩子

韃靼人C·那特士米作

一

有些村子，有展向城裏去的道路，靠着它們躺着。柯羅姆沙拉村恰巧位在往大縣城裏去的道路上。

這城和柯羅姆沙拉村的關係，有一段小小的歷史。村裏的居民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城裏的人也總記着。

一九〇七年，老記在農民、窮人的心裏，像火紅的鐵灼着他們。他們不會很快就忘記這一年的。希望：「有這麼一天……」——牢牢種在他們的腦子裏，並沒有在年久的浪花裏沉沒。

一九〇七年，縣城裏的事情是這樣的：

街上空空的。雪雲低掛着。雪貼緊屋子的蓋，房子的牆，耀眼睛。電線像蜘蛛網似的纏住了城市。教堂鐘樓的十字架，上面黏着白棉花。

早晨七點鐘。

黃色四層樓房的大門旁，聖士拉多斯特教堂的對面，人羣聚集着。其中有不少是柯羅姆沙拉村的居民。大多數是女人。有幾個人手裏拎着補布的袋子，竹籃，小包袱。大家都在等候着什麼。有時他們走到門口，望縫裏看看，半放着聲音傳告所看見的事物。

可以看得見在院子裏還有幾座房子，羣衆的視線便和它們聯系起來。暗黑的窗戶，有銅網欄的門，崗兵小棚——在農民的腦袋裏產出混雜的恐怖，沉痛的思想。今天這裏要開審。在暗黑的，像深淵之底的窗後，崗兵所看守的門後，今天要發出判決，這判決像不幸的災害燒着幾百個母親的心。今天眼睛看不見太陽光。今天——是沉痛的日子。今天——是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你問一問那個從一百六十俄里之外趕來的雪白鬍鬚的老頭子，他知道得很多，他會講出很多的事，他的父親和祖父都受過鞭打，他自己也受過，他早知道，將要和今天解到這裏來的兩

個兒子訣別。

一

到上午九點鐘的時候，街上熱鬧起來了。

「這裏怎麼啦？是誰爲什麼聚着幹什麼？」——行人走着問。

某個時候，這房子後院的花園裏曾經有音樂奏過，有茶鼎沸滾過，爲了取香氣把檸檬皮和煤塊一同燃燒過……這座房子在日俄戰爭的時候，曾經改作臨時病院。

一九〇五年，房子空着。日子過去了。以聞所未聞的殘酷，鎮定了工人運動。學校裏也恢復秩序了。地主、貴族們出莊裏的火燄撲滅，餘燼也掃除了，灰燼隨風飛散了。

那時，在城裏，在鄉下，過的是「鎮壓」、「啓蒙」的日子。在這些日子中，在這荒蕪了的磚房裏，響起新的腳步聲；沿着木柵走的是像鏡子那樣光亮的皮靴。如果把視線從靴子往上移，那末可以看到法官的尊容，那些能夠發出任何判決的法官，那些——他們的殘酷沒有止境的法官。誰要是更注意些，那末可以認出他們中間有一位德夫希里傑夫。

現在，在白天，這悲痛之深淵，絕望的黑暗，無止境的殘酷的窗戶是關着的，到晚上，才有光亮放進去。行人竭力避免看到這光線，因為這透出來躲在被寒霜打枯了的樹枝上的光，是會刺眼睛的。不小心，眼睛一掃到那光，腦袋裏便會爆發出一個思想：「又殺人了……又切斷希望之線了。」

並且常常打擊聚集在門前的農民們的心。從他們顫抖的嘴唇迸發出僅能聽見的：

「快解來了嗎？」

「見到一面也就罷了！」

「終久是不准給我們看的。」誰的嘆息聲迸發出來。

但是還沒有來得及把這幾個字落到像燒紅的炭樣的心上，便從教堂拐角那邊傳來遠處的步伐聲了。哥薩克來了，其中有一個拍馬竄來。

「怎麼開起口來了？退到後面去！走往那面街邊去走！」他開始驅逐羣衆。

農民們慢慢的退往教堂那邊去。但是他們的視線還是向那些戴着腳鐐的犯人們注射着。每一個人都想找到近人，親人，但是哥薩克兵卻驅逐着，鎮壓着，不容易把誰看個清楚。在胡亂中

只看清了高個子的希沙米和從庫里柯夫加來的達尼爾。

大門打開，隨着又關上了。門外站立一個長髯，紅鼻，胸前掛着八塊獎章的看守兵。

「別走到跟前來！」

「呵，您佬……」

「大家證書都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您佬……」

「別動！什麼時候該進去，我會來告訴的。」

「呵，您佬……」

「你這聖潔的老頭子，到這裏來告什麼狀？」

「我的兩個兒子，您佬……」

「你是說兒子嗎？應當教訓兒子聽話，守本份。可是現在——柱子……柱子上掛根繩子，繩

子掛在頸子上——然後就是死！」

這幾句話說得老頭子的腰都折斷了。農民不散開，望着看守兵的嘴。

他們覺得，看守兵的每一個動作，似乎都會有什麼東西流出來。他的每一個動作，似乎都像尖釘那樣，刺進女人們的眼睛裏。

女人們沉重的呼吸着，想着：「我們的丈夫在監牢裏受了一年多的罪了。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希望和他們親近一下，死的威脅飛來了。今天或是明天……要絞死他們了！家裏呢？孩子有病……食糧只够吃到冬季的當間兒。若是再付租子，那就要挨餓了……」

她們的思想被門後的腳鏟聲打斷了。在四個守兵中間，當頭走的是希沙米。兩頰深陷，眼睛發着恐懼的光。看他的目光，覺得像有螞蟻在皮上爬。希沙米沒有一個親人在這裏，他的母親米尼克，已經躺在床上。一個半月了。他的唯一的妹妹哈哀爾尼莎還不滿十二歲。但是希沙米舉步勇敢，似乎他知道，他是孤單的，知道誰也不給他洒淚的。

「別了，希沙米！有人喊叫。但是他或是沒有聽見，或是不能回答，——默默的走了。

三

「喂，那裏是誰？別圍成一團……現在就要進去了。只許親人進去。」看守兵以官長的聲氣

喊叫。

人們向門前擠去。但是看守兵只許一個一個進去，仔細查看他們手裏拿着的證書和文件。女人們，一生從來手裏沒有拿過什麼文件，被擋在門外。她們只能哭泣和嘆息。

「喂，你們這些鴉兒，鴉兒！」守兵譏笑她們：「喂，臭娘們……噯，你們到這裏來鬼纏什麼？哭什麼？」

他又對一個女人說：「年輕的娘子，你傷什麼心？瞧，多麼漂亮！你想想看，你不能給自己再找到個丈夫嗎？找呀！是來到這裏的人都不放出去了，繩子早就給他們掛上了……」

農民們在廣闊的石級上爬上去，走進半空虛的廳屋。法官在會議室裏商議着。被告們看不見。不到一點鐘，值日官喊道：

「被告走上自己的地位來！」

腳鐐鏗鏘着，他們走進審問的大堂。大家的心都沸滾起來了，空氣不够呼吸。又有聲音發出

道：

「我的兒呀，心肝！你怎麼了啊？把我們孤苦伶仃的扔下了嗎？」

「爬起來法官來了」

兩門大開，法官走進審問的大堂。右面第四個是德夫希里傑夫，胸前綴着金章，眉毛動着，嘴唇垂着。他的祖先之一是一個當差的韃靼人，也不知是和波里斯·哥都諾夫^㉑，還是和依萬·格洛士納^㉒的七姨太太是親戚。德夫希里傑夫的田地，森林，菓園，幾乎就起自柯羅姆沙拉本村，再遠至外省許多俄里。據說，這些田地是因爲他的祖父打散普格喬夫^㉓的黨羽巴斯基爾^㉔人，由女皇葉卡吉林娜賞賜的。德夫希里傑夫的上三代都是靠這田地過活，到第四代，他們的生活卻被柯羅姆沙拉，庫里柯夫克及其他村莊的農民們來毀壞了。

先從地主的莊院起事。

管事的當下趕快去報告給住在城裏的主子：

○ 波里斯·哥都諾夫是俄國十六世紀的暴君，普希金的詩劇「波里斯·哥都諾夫」便是寫的他。

○ 依萬·格洛士納是俄國十四世紀的暴君。

○ 是俄國女皇葉卡吉林娜二世時的農民暴動的領袖，蘇聯有「普格喬夫」影片在中國開映過。

○ 巴斯基爾民族聚居中亞，受不了沙皇的壓迫，普格喬夫起義後，該民族也暴動進行民族解放運動。現在蘇聯有巴斯基爾民族自治共和國，首都烏法。

「我們得快走了，幾乎每天都有大批農民們荷着草叉和棍子來到莊院要麵包，若是不給，便要強搶。」

有一個地主在他的日記簿裏記着道：

「快該逃走了，若是晚一些，不是被放火，便是打破大門。覺得普格喬夫的造反，又快來了。」

在農民中間，憤怒益加提高。有些人說：

「殺就殺罷！我們還得去，總比餓死要好些！我們就這樣死好了！」

這樣，於是有一次，農民們的馬車便開進地主的莊院了。

「喂，傢伙，鑰匙拿出來！」——命令管事的。

「爲什麼？」

「拿麥子。」

「我不能拿什麼麥子給你們。」

「這可不關我們的事，你快把鑰匙拿出來。那鎖頭挺好——砸了可惜。」

沒有拿到鑰匙，也不可惜鎖頭了。把麥粉，麥子裝進麻袋，唱着歌回到村裏。

德夫希里傑夫的莊院，也分擔了大衆悲苦的命運。

是一個暗黑而陰森的深夜，天上爬着烏雲，像猛禽一樣。在黑暗中，看不見走往莊院去的路，也看不見走在這路上的人們手裏拿着什麼東西。不到半點鐘，德夫希里傑夫的莊院，像鍋子樣的燒着。火燄一會照耀農民們憤怒的面孔，一會照耀那些握着斧子和叉子的手，一會照耀德夫希里傑夫的身子，他跳上馬車，那馬車被三匹吃飽的壯馬，疾速的拖着離開莊院了。

四

……今天是爲過去復仇。今天法庭委員德夫希里傑夫是這樣興奮的說着「永久太平的樹立，」「忠誠之感，」「法律一字一句之絕對的執行，」「取最嚴厲的懲罰，」「連檢察官都受感動了。主審官手裏拿着一張紙，農民們，一眼不眨的看着這張白紙。

字，那寫在紙上的字，變成聲音，在滿屋子裏旋轉。

相信着自己力量的法官，用官派的聲調，讀那張紙道：

「某某村……農民不守沙皇法律……搶劫某某地主的財產……砍伐某某樹林……燒燬德夫希里傑夫的莊院……毆傷守防兵……依照某法某條……」

農民們聽着熟悉的名字……那些名字，這個是誰親近的，這個是誰喜愛的，這個是誰寶貴的……又是第幾條，又是什麼罪……又是名字……可怕而刺人的字眼不斷的從法官們的嘴裏流出來。

但是法官仍舊安靜的，單調的，高聲的朗誦着。然而並不能在被審判的人們的眼睛裏捉到他們惶恐的感覺，在可怕的字眼「懲罰」的面前，也找不出他們的懼怕。

庫里柯夫克村的達尼爾和柯羅姆沙拉村的哈那飛的臉上，甚至於泛着微笑。

哈那飛——米索夫工廠的工人，日俄戰爭的殘廢兵，農民騷動的參加者，聽着讀判決書，毫不動容，他似乎早就知道他將得到的判決。獄吏只等着可以給他上絞的時辰。被重兵包圍着的他，從監獄解到審問大堂的路上，保持了深深的安靜。也許，典獄長沒有覺得他的筋絡是怎樣緊張吧。

他死前的目光，只有劊子手和地方法院院長看見，因為院長將站在繩結的架子旁邊。但是

他不相信，他的死會沒有代價。他完全深信着。他安靜的等待死刑的判決。

法官疲倦起來了，姓和名讀得混雜起來了。最後，到末了，聲音才重新放高。法官高聲的作結道：

「地主和國家所受的損失，在本省額數，由柯羅姆沙拉，木克洛夫加，庫里柯夫克，朱加里等地賠償……被告共六十一人……其中十七人判處無期苦役徒刑，二十四人各判處徒刑十五年……其餘……」

柱子上掛根繩子……繩子頭上打個結……然後再套在頸子上抽……

審判是在十二月十三日舉行。過了兩天，第一批被判決的人便已經絞死了……

在寂靜中傳出劊子手的有迴響的聲音：

「熄了火。衣服拿回自己家裏去！」

柯羅姆沙拉村的農民向返途推動，在風雪的屍衣後面，等着他們的是草蓋的小房子，哭腫眼睛的小孩子，挨餓的生活。

母親

烏克蘭人M·何維里沃威作

「三個兒子來到母親跟前：三個戰士兒子，三個兒子都不一樣，因為一個是站在窮人方面的，另一個是擁護富人的……」

——P·寶慶那。⊖

這兩位戰鬪青年的父親已經死了很久了，久得連提都不能提了。

他被埋葬在一個秋色蕭條的墳場，就是在革命前的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並且正巧是在奧斯達普和安得萊開始他們生活之路的時候。

正如一般老人們所記得的那樣，這位父親是一個極其平常的裁縫，同時，又可以說，是一個非凡的人物。

可是，我們來講講看，誰會決定把他叫做達拉斯·布里巴呢？誰會冒險把這個小菌做成

⊖ 寶慶那(P. Tichina)是烏克蘭現代詩人小說家，是現在烏克蘭文壇的領袖。

⊙ Taras-Bulba 是戈果里的一篇小說，寫一個理想的烏克蘭草莽英雄。

一個即使是劣等的戰士呢？

請來看：小裁縫有一個念頭，是關於那轟轟烈烈的哥薩克的古代的。

縫什麼褲子的時候，——據老人們說，——這位裁縫翻着早年戈果里的著作，沉重的呼吸着，用這樣的話對他的老婆說：

「你可覺得，我會做成一位很不壞的遠征將軍嗎？」

地方誌中記載着，裁縫的兒子奧斯達普畢業於所謂走讀學校之後，裁縫整個夏季在鄰居家奔忙着，向鄰居們一一詢問，他怎麼能使他的乘龍之子高攀到陸軍初級學校去。

裁縫無論如何要把他的親愛的長子（次子也是這樣）做一個軍人，並且無論如何要眼見自己的兒子騎在烏光閃爍的馬背上。

他的奔走，當然奔走不出什麼來，就連警官老爺也不能幫什麼忙。裁縫沒有法子，只得把自己的財產——一隻羊，一隻公雞和一隻母雞賣掉，送他的乘龍之子進了當地的中學。

裁縫把他的乘龍之子送進當地中學的時候，大概是用這麼的話，規勸他說：「噯，我的愛兒！別忘記父親的囑咐兒啊，你長大了，那末我要求你，你仍舊要去進軍官學校，在那裏給自己掛上

光亮的指揮刀，使你對於我，猶如是達拉斯·布里巴的奧斯達普。」^①

奧斯達普注意的聽了父親的話，便趕快去考試。這樣，他便進入中學了。他進中學的時候，恰巧就是那奇怪的裁縫和我們悲慘的世界作永別的時候。

這位裁縫，是一個道地的窮鄉僻壤的典型裁縫，並且他也沒有敢違反古來的傳統：正如一切偏僻地方的小裁縫一樣，他非常之窮。他身後絕對沒有遺下什麼東西，除了兩把舊剪刀，一架破縫紉機之外。這樣，他的老婆就不得不把麵包搗碎了做糊湯吃，過着無可如何的窮日子。她已經不能把第二個兒子送進中學讀書，只得把他送進一個很普通的職工學校裏去。

這樣，實在是命運把他們兄弟倆送到不同的路上，結果是，正如在感傷的民間故事裏所說的那樣：一個是老穿了乾乾淨淨的外套，從小便有異樣的樣子，另一個呢，油膩的襯衫從來沒有從肩膀上卸過下來。

一個，母親一定要用香腸去餵他——「花兩個戈比去吃早餐，好叫少爺們不譏笑我！」而另外一個呢，卻只能吃用植物油塗抹的黑麵包。

① 照戈里里的小說，達拉斯·布里巴的長子是奧斯達普，次子是安得萊。

所以奧斯達普——實在是理所當然，——臉上總是泛着快樂的微笑；而安得萊弟呢，卻從來沒有笑過。他永久是拿一個怨慕者的嚴峻的目光去看世界的。

母親瞭解自己的次子，痛楚抓住她的心靈，當她願望安得萊也穿上乾乾淨淨的襯衫，並且也乾乾淨淨的在中學校讀書的時候！難道他不是和奧斯達普一樣，是她所親生的，是她所親愛的兒子嗎？或者，她也許沒有把她的母愛分得公平吧？

不！她是同樣的愛着她的兩個親愛的兒子的。並且完全不是她的錯，她所掙的一些錢，不能像她所要的那樣，養育他們倆。

啊，也許，她應當把奧斯達普從中學校裏領出來，也送他進職工學校吧？
在這樣的痛苦裏，度着日，月，年。

春天，飛鳥，還有不知從什麼無名地方吹來的無名風，飛過這小地方。愁人的秋雨也行經這小地方；最後是嚴寒從北方推過來。

每逢夏季，這裏有桔子，梨子，蘋果聚集着，那時在市場裏便發散着被人遺忘的古代的氣息。偏僻地方的貧窮生活，在革命前跳不出無聊的平日和一無興趣的圈子，這和成千的小說和無

數故事所已經描寫過的那種生活情形，一無兩樣。

母親的日子，從一早到市場去買最賤的食物開始，一直到坐在縫紉機的面前爲止。大約在九點鐘以後，便有人開始到母親跟前來，她接他們的活計做。

她成天做着衣服和襯衫，完全沒有時間去和自己的兒子們說話。只是在飯後或者深夜的時候，她才走到其中一個的跟前，用她那近視的灰眼睛去看看他。

「噯，兒啊，你的功課怎麼樣？」——她問着，拿骨瘦的手撫摸她所寶愛的孩子，

奧斯達普對於母親的撫愛，用更熱烈的撫愛來回答。他抱住母親，說，他的功課進行得很好。又說，他快要在中學畢業，那時他將買珍貴的糖菓孝敬媽媽。最後他還說，她將永遠不像現在這樣困苦的日子。

但是安得萊呢，卻不會獻媚，母親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熱情的話。她雖然知道，這種沉默的孩子，常常會變成良好的人物，但是她總受不了安得萊的這種沉默，所以悲哀的疏遠他了。

一九一四年，這是誰都知道的，開始了歐洲大戰。這時奧斯達普已經在中學八年級，而安得萊呢，在職工學校畢業之後，已經在本地一個鐵工廠裏做工了。

這時母親已經不知道從前的苦難和貧窮，因為，雖然長子還沒有給她什麼補助，然而安得萊現在每月把他掙到的錢交給她了。全家已經能夠每星期到電影院裏去一趟，並且還開始考慮起私有的小住宅了。

總而言之，戰爭就在這個在女裁縫的面前終於展開她久所盼望的幸福生活之大道的時候爆發了。

自然，母親恐慌起來了。她覺得，莫大的災難向她侵襲過來了，若是戰爭延長下去，奧斯達普和安得萊都會被徵去當兵的。長子已經二十歲，次子——也已十九歲了。這樣，她所有的希望會被人搶去的。

她走到街上，站下來，打聽熟人，或是在這向來安靜的小地方的角落裏去偷聽人們竊竊私議的祕密談話。

這偏僻的小地方，事實上已經騷動起來了。從完全和平的，看上去絲毫沒有殺氣的小屋子裏和草房裏爬出從來不出頭的愛國志士，揮着拳頭，叫喊着說，他們兩個星期便消滅法蘭士。約瑟①，一個月征服奧匈帝國，連德意志都在內。

了。
從政府機關裏每個瞬間飛出我們「非常」勝利的捷報。居民完全被意外弄得沒頭沒腦

市場上整天擠着人羣，半神話的謠言從這嘴到那嘴的傳播着。甚至於還可以看見，像煞有介事的當地小商人，突然跑到僱主跟前，沒頭沒腦的大談其目前的時局。

只有在那裏，在車站上，母親們送自己的兒子走上遼遠和無名的征途去，——只有在那裏，籠罩着沉默。但是這個沉默，不是平常的，不是平日的。

總而言之，襲來了一個聞所未聞的恐怖，來到了一個空前的憂患。有一個什麼非常的神話似的扇風機扇着這小地方的生活。

就是在這時候，第一個打擊搥在母親的頭上。這打擊是在那時打下的，當奧斯達普在吃過夜飯之後突然宣佈，他決定去當義勇兵，上火線的時候，並且他說，他要拿這個決定，怎樣說呢，來紀念他的父親。

母親啜泣了。

她和長子爭了好久，要他放棄這個愚蠢的念頭。她向他證明，裁縫稍爲有些精神病，所以，不必注意他的遺囑。

但是奧斯達普固執己見，任什麼力量不能使他醒悟。

於是安得萊勸母親「唾棄這事情，」並且對他的長兄說：

「若是你已經如此要去賺得十字架，那末，請罷，哥哥，滾到戰場上去吧，別討厭我們了。」

奧斯達普真上戰場了，賺得了十字架勳章，並且在那裏整整賺得四個。他在那裏做起騎兵大尉來了，他還爭得勇敢戰士的榮譽。

關於這些消息，母親不是從兒子的信裏知道的，他前後統共只寫一封信回來，她是從圖畫雜誌裏得悉的，在那些偉大的英雄中，也載有他的尊容！

她非常歡喜，她養下了這樣的兒子，並且養大了。但可悲的是，這個兒子，唉，已經永不回到母親的懷抱裏了，因爲他已經找到另外一條她所不知道的道路。

曾經這樣親切親近的臉，正如青春不再的回憶似的，燃燒着她的心……在她的心靈上昏暗起來了，她悲哀的注視着這些陰暗，怎樣在她的悲慘窒息的小地方的儲水池塘上面推動着。

這小地方的生活，實在真漸漸更加暗淡起來。好戰的愛國志士，已經不走到街上，也不像開戰的初頭，揮着拳頭，政府機關裏也不飛出捷報了。小商人默默的侍候僱主，並不樂於和他們大談時局了。

發生了不可能的事情：戰爭已經成爲家常便飯的普通現象，誰也不被祖國保衛者的呻吟所騷擾。心硬化了，居民窒息的準備着新的意外。

那時有第二個打擊打到母親身上。

戰爭謀算奪去她的小兒子，要徵安得萊去服務兵役。但是他沒有去服務兵役，他被宣佈是逃兵。

於是安得萊從故鄉逃走，母親像一隻孤獨的杜鵑似的被遺留在悲痛的深淵裏。在她悲痛的一生中，這是最痛苦的時期。她並且覺得，整個世界都在作弄她了。

從前她知道是爲誰而活着的，現在她完全看破了，死灰的眼睛只看到自己暗黑的收場。

春天在窗外已經醒來了，小河開凍流通了，轉了少年的太陽又和煦的撫愛着這小地方了。母親悲慘的本能的從這角蹣到那角，她覺得世界是一個沒有出路的大墓窟。

若不是革命，不知道她的痛楚會使她這可憐的女人弄到什麼地步。

一九一七年的第一炮，對於母親是天神音樂的起奏。如果革命對於小地方的普通居民只算是一個他所苦悶等候着的新的意外，但對於母親卻是醫治她疾病的神奇的香藥。母親立刻新鮮起來了，她從滿貼着標語的春天的街市走到鎮外去，抱着希望遙望那熱烈的，薄薄的，土耳其色的遠方。她現在相信着，不久她便可以等到她所愛着的兒子了。

「我歡喜革命。」——她對自己的隣人說。

簡單的來說罷，幸福之神真可憐起母親來了，並且還一直可憐她到底。有一天，幸福之神用她的翅膀把母親的長子——奧斯達普，一個有着四塊十字勳章的聖喬治騎士載給她了。就在那時候，正當用不着聖喬治騎士並且要從軍官們的肩上扯下肩章的時候，她把奧斯達普送來了。

是怎麼一回兒事呀？奧斯達普在自己故鄉的小鎮裏住了不久，他用糖菓安慰自己的母親，——正如他所允約的。但不久，他把自己的指揮刀在貧陋的小房中，鏗鏘的響了一下，便很快的跟着他的隊伍，向頓河開拔了。

母親糊塗起來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她只是做一個甜蜜的夢嗎？難道她撫養大了她的親愛的奧斯達普，只能得到他的很短的，僅僅一剎那的幸福嗎？

於是幸福之神似乎又可憐她了，把第二個兒子安得萊又用翅膀載來給她。幸福之神把他連同一大隊兵載到這小鎮裏來，而且正是在軍帽上輝煌着紅星的時候。

是怎麼一回兒事呢？安得萊在故鄉也沒有住得很久，使他的親生母親沒有高興得很久。他也只是僅僅用指揮刀在她的貧陋的小房裏響了一下，詳細的詢問了奧斯達普，知道了他是走的那一條路，——很快的他自己也帶領着隊伍向頓河出發了。

頓河對於母親成爲可怕的謎。

她聽說，有某些軍隊開到頓河去會集。她知道，紅軍準備和這些軍隊作拚死的決鬪。但是她怎麼也不願意懂得：她的兩個兒子是在不同的陣營裏，在頓河平原的什麼地方，安得萊和奧斯達普會像兇悍的野獸似的互相猛撲着。也許，他們已經在什麼地方作殊死的搏鬪，其中之一也許已經在同胞的劍鋒下慘叫着。

母親從破陋的床上跳起來，無神的眼睛張望着窗戶。這個夢比任何瘋狂的幻想都來得可

怕。到現在她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痛苦。現在她覺得整個生命並不是慕竄，而是像一隻受了致命傷的狗的絕望可怕的號泣。

日，月，以至於年，便這樣的過去着……

在鄉村裏在城市裏在小鎮上，內戰殘酷的進行着。這裏那裏都燒着火，天天充滿着機關槍的槍聲。這裏那裏都飛着流彈，一羣羣的匪團在荒原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上流竄着，這批征服了，那批又起來了。半死的母親覺得這情形將永不會有盡頭，她也永不會再見已經喪失了的太平了。

那時突然在什麼地方響起雷來，閃起電來。

似乎有一個有力而賢明的人要喚醒母親，告訴她說，並不是任什麼沒有盡頭的，她久所盼望的安靜就要還給她了。

雷又響着，電又閃着：這是她的親生兒子——安得萊經過自己的故鄉退卻，安得萊的親兄弟奧斯達普在追趕着他。

當然，母親是絲毫也不知道的。她不知道，頑強的兄弟倆幾乎就在她陋屋的門前在拚死的

搏鬪着。

這小地方整個星期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轉移着。到臨了她才知道，那是她的兩個兒子在故鄉荒蕪的街市上互相搏鬪着。

她，蓬散着頭髮，闖進司令部。她看見奧斯達普坐在那裏，他在他的面前屈身跪下，懇求他停戰。

那時奧斯達普微笑着，用完全異樣的聲調對母親說：

「老婆子，快滾回去，別來打攪我！」

她注視兒子，她不認識他了。在她面前站立着的是一個兇悍的，對於她遠得沒有盡頭的人。這已經不是那個允許拿好吃的糖菓孝敬她的奧斯達普，這是她所不認識的狡猾兇殘的化身。

母親再度用她的乾澀的眼睛把她親生的兒子注視一遍，然後便默默的回家去了。

就在那夜，她和她的另外一個兒子又見面了。在深夜三點鐘的時候，有人輕敲她的小窗戶，她一骨碌爬起來，她聽到她所很親切的聲音，這個聲音，要求她打開破扉上的鎖。她奔到門口，終

於看見了她的親愛的安得萊。

但是她所看見的這一個兒子，也是如此疏遠和奇異，正如奧斯達普一樣。他對母親連請一聲安都沒有，連看她一眼都沒有，像沒有馴服的野獸似的，他始終把他的曾經是如此和愛的眼睛藏起來了。

最後母親非常憂鬱的說：「你到我這裏來做什麼？」

安得萊用異樣的聲音說：「媽媽，我到你跟前來是要你幫助我的事業。」

「兒啊，你怎麼了，什麼事業？」——母親抽了一口氣說：「爲什麼只是你的事業呢？爲什麼不能是我的呢？」

安得萊彎身笑着，坐到椅子上。

他說：「因爲你什麼也不懂，所以不是你的。」

「我的天呀！」——母親叫喊說：「我的愛兒呀，難道不是我把你養大的嗎？爲什麼我不能和你是一條心呢？」

安得萊說：「媽呀，你是不會的！因爲你和我的哥哥——奧斯達普是一條心，和我的最殘酷

的敵人是一條心……」

「和你的最殘酷的敵人是一條心兒呀！你說的是什麼話啊呀！我的天呀！」——母親哭起來了。

那時，她的親生子便走到她跟前，用異樣的聲音說：「走，老婆子，別叫喚……我現在沒有功夫來鬧這一套，我一定要靠你的幫助，偷進司令部——哥哥那裏去……」

但是沒有等安得萊說完最後幾個字，便聽見院子裏騷擾起來了。安得萊奔到窗前，在月色朦朧中看見有騎兵進來。安得萊明白了，是敵人們包圍他了。於是他便對母親說：

「媽媽，把我藏起來，愈快愈好！把我藏過我哥哥奧斯達普的眼！」

母親着忙了。母親趕快去把自己親愛的兒子安得萊藏起來，她把親愛的兒子安得萊藏在閣樓裏。

那時騷擾的聲音，打破了門，奧斯達普出現在門檻上，帶着兩個年輕的騎兵。

「噯，老婆子，你把我的兄弟安得萊藏在什麼地方？」——他厲聲的問道：「你以為我的搜查兵會放過他嗎？」

「我沒有看見你的兄弟安得萊！」——母親的臉色蒼白了，她坐在自己的床上堅決的說：「沒有看見……！」

「別胡說，老婆子！」——奧斯達普叫喊着，握着他的耀眼的指揮刀。「你以為我會饒赦我的最狠毒的敵人嗎？」

他說着這話，望望他的騎兵。

騎兵們同意的咳了一聲嗽。

「可不是，我們的將軍老爺是不承認親戚的，在戰鬥中，對於他，兄弟是不存在的……！」

「我很高興，你們把我這樣看法！」——奧斯達普說：「是，我要向你們證明，在戰鬥中，對於我連親生母親也是不存在的。」

在胸前威風凜凜的閃耀着四個十字勳章的聖喬治騎士，和母親並排的坐下，他命令他的伙伴，搜查院子和閣樓。他開始抽煙捲，把兩條兇惡的眉毛緊蹙在眉心裏。

臉色蒼白的母親坐着，默默的看着兒子。從他身上發出這樣的酒氣，使她甚至於厭惡得把身子轉向窗戶那面去了。她一會兒看看門，一會兒傾聽極微弱的響聲，她想：「難道他們會把她

的親生兒子就這樣拖去了嗎？」

直等到丘八們回到小屋裏向奧斯達普報告說安得萊那裏也沒有的時候，她才卸下了重擔似的吐出一口氣說：

「難道我沒有對你們說嗎？你們到我這裏來幹什麼？」

「我看，你是想要滑頭吧？」奧斯達普叫喊的說：「你這壞娘們，你要知道，我是不會給你情面的！若是到早晨不把我兄弟交出來……那末……」

奧斯達普閃着眼睛，拿起指揮刀來揮給母親看。

忍耐的杯子已經泛溢出來了，於是母親說：

「奧斯達普，你這算是說的什麼話？怕怕天老爺吧！我的酒醉的兒呀，難道你忘記你的童年和你所答應的『甜糖菓』了嗎？」

「哈哈，」——奧斯達普大笑：「夥計們，你們聽見沒有我的母親想起甜糖菓來了！我的母親要我發發慈悲心。聽見沒有，夥計們！」

酒醉的騎兵們也笑了。指揮刀發出一種威脅的鏗然的聲音，也笑了。奧斯達普又說：

「不，媽媽，糖菓救不了你！謝謝你，你生了我又養大了我；但是你可不要以此自誇。因為生育——完全不是難事，甚至於是某種娛樂。哈哈！扶養——這是你的天責。總而言之，我要生活，爲了某種高貴的熱情，我甚至於絲毫不憐惜的要把我的腦袋去和我的兄弟安得萊碰！」

母親驚駭的望着自己的兒子，一點也不明白。

她本來是拿一個希望安慰着自己，就是——不是別的，只是吃醉的醉語，可是，現在這希望已經不能再安慰自己了。

「不，這是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她頑強的想着，時時拿她的骨瘦的手，搔着面孔。在奧斯達普還沒有站起來的時候，她舉起手來，但是又放了下去。

奧斯達普站起來，對母親說，要她在門階跟前擱起床來。他說，他將在這裏一直等到天明，等候她的答覆，等候她的最後一句話。她必須說出，把安得萊藏到那裏去了。

他搖搖擺擺的走到門階上；他的騎兵們，跟在後面。

鐘在牆上的答的響着。時間走得過於慢了，每一個瞬間，母親覺得是整個的一世紀。她顛着足趾，走到草門跟前，傾聽。

什麼地方有晨鷄啼着，更遠些的地方，有狗在叫着不諧和的吠聲。

在母親面前，她的悲慘的生活，一幕一幕的演出來了，她的年幼時的兒子們的形象也出現
了。

今天在這小地方空虛而野蠻。今天兩個親兄弟在拚死的搏鬥中互相揪着不放。貧陋的，但
卻光明而和煦的太陽曾經照亮過這個村鎮，那時奧斯達普和安得萊是如此和愛而親密的兄
弟。

現在村鎮被內戰的炮聲震動着。她的兩個兒子，宛如瘋狂的騎兵，在道路上奔騰着，互相不
肯承認是親兄弟。就連母親，他們自己的母親，也不承認了。從前他們曾把童年的小手撫摸過她，
曾經親愛的注視過她的臉。

這算怎樣一回事呢？難道在生活中總有這樣的事情嗎？

突然在母親的腦子裏出現了一個思想：任何大逆不道都是沒有的。一切，週圍所發生的一
切，都是極平常的，自然的現象。

假使她不明白這一點，那末她的時代就算過去了，那末，具有別種思想，別種新的，對於她是

非常遙遠的願望的那些別的人們就來佔據她在地球上的位子了。那末那時母親便該死了。

她走到草門跟前，把耳朵貼在上面。

奧斯達普打着鼾聲。他的酒醉的騎兵，也打着鼾聲。

於是母親便爬到閣樓上，到自己兒子安得萊跟前，對他說：

「兒啊，你的敵人睡着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我想，在清醒不醉的人們的手裏，是怎麼也逃不出去的。」——安得萊說。「他們沒有喝醉嗎，媽媽？」

「喝醉的，兒啊。你從窗戶裏逃出去很便利，兒啊，逃吧！」

「我的哥哥奧斯達普睡在什麼地方？」——安得萊突然帶着一種特別顫抖的聲音問。

母親望着自己的兒子，在射進閣樓的昏黯的月光中，——看見安得萊的眼睛裏有可疑的惡意的光。她立刻明白了：安得萊想要殺死自己酒醉的哥哥奧斯達普。

她明白了這一點，想了一會，說道：

「你的哥哥奧斯達普睡着，睡在我的床上。」——她便這樣說了。

「唔，很好。那末，我也可稍爲再休息一會了。」

安得萊又對母親說，要她離開閣樓，不要打攪他。母親聽了兒子的話，下閣去，走到自己的小室中，躺在床上。

母親躺着，蓋着柔軟的被窩。怎麼也猜不出，究竟多少時間過去了。她早已聽見，安得萊穿着襪子，很小心的在草柴上偷偷的走動着。她想：

「一定是他在找斧子。」

她要對他說，叫他不要找斧子，但不知道爲什麼不能說這句話。

月光漸漸熄滅了，大概地面上什麼地方在開始黎明了。

牆上的鐘，單調的響着，速翼的「秒」向千古的永久裏飛去。「分」在追趕它們，還有慢一些的「時」也在追着。它們不聽見震撼荒蕪着鎮村的槍聲。

時間之王，用圍棋的程序，有組織的，但很冷淡的，很闊氣的，擺着君王的架子，向前走着。

母親已經看見，她的親愛的小兒子怎樣潛近她的放在暗影裏的臥床。她預備警告他，告訴他說，不是奧斯達普，是她，是他的母親睡在床上，但不知道爲什麼不能把這話說出來。

爲什麼要警告呢，如果夢魘是這樣愉快的話。於是她便繼續夢幻着。她幻想起幸福的生活，在安得萊沒有走近她之前，幻想着……要發生什麼，就該等候什麼……

他真的走近前來了。殺哥哥的兇手，低聲的，不被人聽見的走近前來了，像幽靈似的，停了下來。

他爲什麼停下來呢？難道現在還不是結局嗎？

不！現在，一定，已經是結局了！她並不是徒然極度的要死。並不是徒然的……

那時立刻就響了一聲，這是安得萊，他以爲床上睡着的是他的哥哥奧斯達普，來趕快履行了他的公民的責任。

代替夢幻的，在母親的面前是燃燒起一種玫瑰色的世外的世界。母親連喊叫都沒有來得及。母親已經沒有了。

斧子再砍到她的腦蓋，已經是白費氣力了，因爲她的腦蓋已經萎靡的消滅在晨曦的煙霧裏了。

母親已經沒有了。

那時安得萊跳出窗戶，在中世紀似的村鎮的空曠的街上奔逃。那時細小的房子，小店以至大地，都在可怖的旋風中沉默着。

但是母親已經沒有了。斧子的第一砍，便把她送到那個無名的謎世界裏去了，那裏沒有憂愁，沒有嘆息，那裏永不燃燒青春的溫柔，那裏金黃的公鷄永不這樣頑強的啼叫，像在村鎮裏，在這個悲哀的黎明之前的黑暗中這樣啼叫。

母親已經沒有了。這兩位戰鬥青年的父親已經死了很久了，久得連提都不能提了，現在他們的母親也沒有了。

關於作者何維里沃威 (M. Hviljovci)，在這篇譯文所根據的原書上，有這樣一篇介紹文：

「米柯拉·何維里沃威是現代烏克蘭文壇的輝煌的人物。

「他以一八九三年生於哈爾可夫省（在烏克蘭——譯者）阿赫斗爾縣的一個小鎮上，在一個工人的家裏。何維里沃威本人也是在頓巴斯（頓河鹽區）經過無產階級學校的。他是受的家庭教育。

「在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六）的時候，何維里沃威曾在戰線上度過幾年，正就是這幾年，在沙皇軍隊瓦解的時期，他曾廝身在畢特留拉的隊伍裏（一八七七——一九二六年 S·畢特留拉所率領的小市民的軍隊——譯者）。

「何維里沃威在一九一七年開始他的文學工作。他的最初的文學作品是詩。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其民族共和國的作家，沒有例外的，都是從詩歌開始自己文學活動的。

「起初他是在報館工作，後來又轉到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烏克蘭文學運動勃興時期所創辦的『藝術之路』雜誌。不久，何維里沃威便轉變到文藝散文的寫作上，在萬西里·布拉基特納（烏克蘭革命時的文化運動領袖——譯者）死後，他便領導好幾個文藝團體。

「何維里沃威是第一個無產階級文學團體『鋼鐵社』的創導人之一，後來這團體分裂，無產階級青年的一派分支出去，這一派裏包括好幾個團體：『槌子』、『青年』、『全烏克蘭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此外，何維里沃威是成立於一九二五年的『無產階級文學自由學會』的創始人。這團體存在到一九二七年初，何維里沃威一直是它的沒有更動過的領袖。

「一九二六年何維里沃威發表幾篇熱情的文章，在這些文章裏開始表現作者的衰落傾向，據他的意見，烏克蘭文學向『莫斯科』是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叫出了學習『西歐』的呼聲。這種呼聲正巧和烏克蘭共產黨行列表所發生的所謂『蘇姆斯基主義』的特殊國家民族主義的傾向吻合。

「何維里沃威是最有名的小說家，烏克蘭共產黨的黨員，他便成爲烏克蘭國家民族主義的比較熱烈的倡議者之一了，被稱爲『何維里沃威主義』。在意識上是和蘇姆斯基所標榜的支派相近的。

「但是何維里沃威是一個無產者，非常敏感的藝術家，所以很快的把這狹義的愛國主義的塵埃從

自己身上拍下了，由外國回來之後，便對於團結烏克蘭的文學力量，開始新的有力的工作。

『何維里沃威並不是特別多產的藝術家。但是他一人身兼政論家，批評家幾個面目，在各方面都發現他的奔放的才華。

「在烏克蘭文裏關於何維里沃威的論述很多，雖然這些論述不都是把他當做一個藝術家來描寫。『俄羅斯讀者根據這本集子，一定可以得到關於何維里沃威藝術家的充分的印象，因為在這個集子裏是作者自己所選的能使廣大的讀者羣發生興趣的東西。」

但是，在中譯的這個集子裏，只搜集了兩篇——「母親」和「第二號房間」，要對何維里沃威得到一個充分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俄譯的集子裏一共搜集了十八篇小說，約有二十二萬字，這裏的兩篇只及到它的十分之二。

希望來日再能從這集子裏譯出幾篇。

俄譯本的十八篇小說，是由L·遲達諾夫和P·巴那興國合譯——各譯九篇。這裏所搜集的「母親」和「第二號房間」都是遲達諾夫譯的。「母親」的譯文雖然遠在一九三四年（俄譯本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便已譯出，但是一直沒有發表過。「第二號房間」曾由葆蓮君譯出，於一九三六年在東北某報發表，這裏是筆者最近重譯的。

第二號房間

烏克蘭人 M·何維里沃厥作

馬客絲在六點多鐘便醒了，雖然他昨夜躺下睡覺，要比維芙佳晚得許多。他急急忙忙的穿上衣服，便跑到樓下——那裏放着盛開水的蒸溜器。

假使這裏沒有什麼人的話，他便抱了兩三根樹柴，向四面看看，回到房間裏。這是每天溫習的功課，所以第二號房間裏的燃料總是充足的。

維芙佳總要在八點鐘之後才睡醒。

她想起身，粗暴的說：

「史魯留！」[⊖]

馬客絲哭喪着面孔，用祈求的目光穿過藍玻璃的眼鏡，向她注視。那時維芙佳又嚴厲的說：

⊖ 這是猶太人的名字，因為馬客斯是猶太人。

「史魯留」

馬客絲很生氣。

「你怎麼不害臊老是羞辱我？」

維芙佳默默的不則聲，只是她的眉毛緊蹙在一堆。

馬客絲顛着腳趾走出房間，於是維芙佳便穿衣服了。

維芙佳穿衣服，總要靠近半小時才能穿好，馬客絲便站在門外等候着。然後他把開水拿進來，他們喝茶。

維芙佳笑了。

「你這是爲什麼生我的氣啊，馬客絲。」

馬客絲不則聲。

「也許，是因爲我不肯嫁給你吧？」

馬客絲不則聲。

晚上他們聽見隔牆鄰室裏有小孩子哭叫：

「哇！哇！」

維芙佳從床上爬起來，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本書，說道：

「馬客絲，你並不是愚笨的青年。你告訴我，在生活與這本書之間有什麼邏輯的關係？馬赫的哲學。那末，他在這本書裏宣傳的是什麼？」

她立刻捉住了馬客絲的肩，不讓他說話。

「我瞭解。我瞭解你！一切我都瞭解。去吧！」

馬客絲像挨打的小狗似的，訴求道：

「裘妮赤卡！」^①

威脅的：

「馬客絲，不要生養孩子。模仿是劣等人的徵象。」

並且又完全嚴肅的：

① 維芙佳的名字。Vivita 是烏克蘭女人的名字，同一的名字在俄羅斯人則喚做 Evdokia。Evdokia 的愛

稱是 Dunia 或 Dunitsa 在烏克蘭文裏愛稱 Diunitska (裘妮赤卡)。

「現在你在研究誰，馬客絲黑格爾嗎？」

「不，裘妮赤卡，康德。」

然後大家穿了衣服，走到街上去。

假使是星期六，——晚上便經過李別克尼希①廣場到猶太教堂去。

維芙佳是烏克蘭人，馬客絲是猶太人。

馬客絲說：

「呀，多美麗的天呀！」

她問：

「你相信天嗎？」

「唔……相信什麼呢？……我是在闡悟呀。」

「你要禱告嗎？」

「是的……我要闡悟。」

① 在歐戰時領導反戰運動的德國共產黨領袖。

他們走進猶太教堂。

維芙佳回到家，取樂道：

「史魯留，喂，史魯留！你的那些盲目的迷信者多麼討厭啊！」

「裘妮赤卡，他們怎麼是我的呢？」

隔牆的小孩又喊叫起來了：

「哇哇！」

一小塊灰色的天向窗戶裏窺視。

在這個旅館——在某軍事管理處同人的「公寓」的走廊裏，住戶們在散步，在街上，汽車和馬車在喧鬧着。

維芙佳一動也不動的在窗畔坐着。

馬客絲拿了一本書，低聲的讀着。

十點鐘，維芙佳說：

「够了。馬客絲，你告訴我，假使沒有戰爭和革命，你會成個怎樣的人？」

馬客絲：

「不知道。」

「我卻知道，你一定是在一個什麼外省的城市讀書。猶太先生們一定強迫你一連三年的死念拉丁文，或是再念些別的什麼東西。最後你考及格了，你便成爲一個牙醫生。哈！你知道，關於牙醫生的小調是怎樣唱的呢……」

維芙佳把裙子稍稍拉起，輕佻的唱道：

有一次我上牙醫生那裏去，

到一位大專家那裏去，

要他給我在洞裏裝一顆，

牙齒……牙齒……

馬客絲的臉神經質的震抖一下：

「裘妮赤卡」

「我知道，又是叫一聲裘妮赤卡。那末，好吧。後來呢……」

她想了一會，說完道：

「我一定是一個工程師。是的，馬客絲，我一定是一個工程師。」

馬客絲專心注意的穿過藍玻璃注視着她，她像貓似的，眯着眼睛。突然：

「史魯里克，你是我的史魯里克！」

他把額子縮在肩胛之間，把腦袋低垂下來。

隔牆的小孩子又哭叫起來了：

「哇……哇……」

……

赫里斯佳——中學時代的女朋友到維芙佳這裏來。

是這樣一個深思憂慮的姑娘，猶如垂暮的天色那樣。也像往常一樣，她長久的靜默着，維芙佳忍耐的等候着。

⊖ 史魯留的卑稱。

這姑娘着急着，因為要被開除出黨了，——因為她是知識份子。她一向是怕這一着的。

維芙佳說：

「你是一個多麼可憐的姑娘呀。」

她微笑一下：

「我對你，正像對朋友那樣……」

馬客絲也下班回來了，坐到沙發上，從額骨下面好久好久的注視着赫里斯佳。他說：

「你爲什麼着急呢？讓他們開除好了！」

赫里斯佳：

「唉！」——持久而有力的嘆了一口氣。——「在黨裏已經三年了……」

維芙佳在臉盆那裏旋轉着，又眯眼住眼睛，狡猾的：

「那時你就領不到人民委員會的口糧了？」

赫里斯佳走到桌子跟前，拿一本書在手裏，注視着，並且用她的柔軟的手掌抹平着它。

「我本來就不領。」

馬客絲激動的說

「我，你看，也從黨裏出來了，並沒有怎麼樣呀。」

「噯，你是無政府主義者啊。」

馬客絲很高興，當人家把他這樣稱呼的時候。

他很靈感的說：

「是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人——沒有什麼別的了。」

但是維芙佳當下就切斷他的話：

「你算是什麼無政府主義者？誇什麼口！」

「婁妮赤卡……」

她不願意說話了。

赫里斯佳站起來，兩手合着掌。

赫里斯佳是這樣一個稚氣的姑娘，雖然她已經二十六歲了。

維芙佳把巾子在肩上一披，便跟了她去出席共黨小組會議了。無黨籍的她，遠遠的坐在那裏聽着。她是經常去出席黨會議的。

.....

旅館裏還住着一個女人戈爾賓娜，她在廚房裏做事，削馬鈴薯。她有丈夫。丈夫有紅旗勳章，是在勞動陣線上得到的。是一個懶惰的人，除了會滂口之外，別的任何也不會。戈爾賓娜是一個胖女人，是一個傳福音的。

假使有誰摔倒的話，她便說：

「這是耶穌基督對你的。所以，你應該禱告。」

她勸旅館的看管人說：

「我的教兒，去看看馬太福音吧。」

因為看管的人粗言惡語的罵人。

戈爾賓娜削了馬鈴薯，便爬到二層樓上去。她今天也等候人。是的，她等候着。

這夜她做了金黃色的美夢，金黃得像上帝的袈裟。基督來了。

這樣金黃的……這樣金黃的……

她想這是吉利的夢……她想起隣家籬笆旁邊的八月的麥穗。鄰家的籬笆是三十年以前的。

有一次戈爾賓娜突然並且奇怪的和維芙佳碰着了。

「上帝的安排！」戈爾賓娜說，拭去了快樂的眼淚。她真誠的相信神蹟。她不找人，人來找她了。她這樣以爲。

維芙佳是自己來的。

她說：

「娘們，你是傳福音的嗎？」

後來她們遇見了，總是互相注視，默默的不則一聲。

維芙佳，像從遙遠的夢境裏來的，沉靜的薄暮似的，柔和的說道：

「娘們，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你注視我，我注視你。就這個樣子……我在你的眼睛裏看到

耶穌。」

正巧在這一剎那，有一個當差的敲房門。啊呀，維芙佳是多麼發怒啊！戈爾賓娜嚇壞了，後來想道：

「上帝的忿怒。」

她們又重新互相注視。

戈爾賓娜走進自己的房間，拿起福音書來讀。她想：聖書既然不够用，爲什麼還印各種別的书呢？不久她會到市場上去，有多少人從鄉下來買福音書和聖經啊，但是這些書卻都沒有賣。

後來她把窗簾揭開，注視窗戶。窗戶是向院子開的，看見一個髒水窰，但是戈爾賓娜卻幻想着天堂。晚上她的丈夫去砍木柴，維芙佳來敲她的門。

她擁抱她，互相接吻。維芙佳坐在戈爾賓娜的對面，嘆了一口氣。

她們又互相注視眼睛……

……

有一次維芙佳躺下睡覺的時候，說：

「馬客絲！你知道我今天看見了什麼？」

馬客絲注意起來了。

維芙佳從床上爬起來，赤着腳拖了鞋子，走到電燈開關那裏，把燈熄滅了。

房間裏完全暗黑了。

後來有遠處街燈的反照稍爲透些進來——昏暗得很的。

已經很晚了，因爲只是時或有馬車的響聲，一會又沉默了。

維芙佳說：

「你別怕，我安安靜靜的都講出來。我今天在人行道上走着，我一看，有一個穿着草鞋的女子在我旁邊走着。我以爲，她是一個平常的女子，其實她是一個瘋子。」

她笑起來了。

「瘋子。哈！你不怕嗎？」

突然她跳起來，跑到馬客絲坐在上面的那張沙發跟前，抱住他。

「你別怕，我的史魯里克。我要很平常的來講……那末，好吧。你聽着她，這個女人，穿着草鞋。」

她的臉，就像從這窗戶裏透進來的光。」

維芙佳伸出一隻手去，在昏暗光線的背影上齊整的襯托出她纖手的線條。

馬客絲沉重的呼吸着。

「就這樣，像這光線一樣……這個反射……我就心想：她是瘋婆子吧。她和我並排走着，並且說着話。是的，我忘記說了她隨身拖着一輛非常細小的車子，車子上放着一個包袱。你明白不，是一個小包袱。這一切是這樣奇特。我想起那個永久坐在車站附近的瘋子。後來我又想起所有市內的花子。於是我害怕起來了。後來我想起一件事情……你知道不，我想起一件什麼事情？不，我不告訴你。」

維芙佳用她的火熱的面頰去緊貼住馬客絲的前額。馬客絲摘下眼鏡來開始擦拭。

他說：

「病理學，裘妮赤卡。這不是時候。」

她發怒了。

「傻瓜！那末整個生命是什麼呢？」

他還頑強的說：

「不，裘妮赤卡生命——是十分合度的常態的現象。我愛生命……」

又有些害臊起來了：

「也許，不是這樣，我不知道。有時候我也感傷，我離開黨了……但是我們大家也許真是不常態的，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度過這些日子。艱難啊……」

維芙佳喊叫起來：

「住嘴！住嘴！」

當他們各自躺在自己床上的時候，旅館旁邊有喇叭吹着，救火車轟轟的開過去。他們幾乎直到早晨沒有睡着。

第二天維芙佳沒有去上班，她的腦袋痛了。

……

春天逼近了。人們變得淡青色的了，玫瑰色的點子在遠處配合得奇妙的嬉戲着。雪融化了，太陽也融化了，它很情感的柔和起來了。

婦人戈爾賓娜說：

「在那裏，在我們的村子裏是田野。」

不知是誰的響亮的笑聲衝動整個旅館。

「那末，怎麼呢，什麼田野？」

婦人戈爾賓娜說：

「整個田野，就像基督的袍子一樣。」

無疑，春天也影響到她了。此外，她住不慣城市。她打算把旅館扔下，——回家去，讓丈夫留在這裏，她甚至於不反對他弄個年輕娘子。她是相信基督的，這於她算得什麼呢？

最近戈爾賓娜幾乎不遇見維芙佳了。即使遇到，也是默默的散開。

委員伏里斯基開始到維芙佳跟前來走動。

是一個最普通的某大隊的政治委員。

馬容絲在戲院附近遇見赫里斯佳。他很神經質的，急急忙忙的說：

「你聽呀，我的裘妮赤卡究竟攪的什麼事情，我真不知道。那伏里斯基——他愛她。我可怎

麼辦呢？啊？」

赫里斯佳深思的注視着旁邊什麼地方，似乎，她也在闡悟。

馬客絲：

「他今天要住在我們那裏，他要在我們那裏過夜。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赫里斯佳問：

「你和維芙佳同住嗎？」

天真的：

「是的，住的！」

但是馬客絲沒有明白赫里斯佳的問題。後來她說，她必須趕去開會，而激動的馬客絲呢，就跑回旅館。他站在門口，整小時的站着，有聲音從房間裏傳出來的時候，便豎起耳朵來聽。

最後維芙佳走出來，奇怪的：

「你爲什麼不走進房間裏去？」

低聲的：

「裘妮赤卡！」

她哈哈大笑。

他請求她，叫伏里斯基不要在他們這裏過夜。那時她生氣了，並且說，要馬客絲不要在這裏過夜。她不怕伏里斯基，她將和他同睡在一個房間裏。

她走了，而馬客絲又低聲的哭了約近一小時，不過總算是在家裏過夜了。

以後，每天是這樣。伏里斯基來了，並且在他們那裏過夜。馬客絲消瘦了；但是怕對維芙佳說，伏里斯基要她的什麼。

在整個旅館裏都歌唱着，睡不着覺。

在春初的良宵，一切像在鍋子裏，鍋子放在燃燒着的火堆的金黃的煤炭上那樣沸滾着。

婦人戈爾賓娜在走廊裏講道：

「孩子們，祈禱耶穌基督！我明天回家了。你們知道，在我們那裏是出野。」

在出發之前，戈爾賓娜到維芙佳那裏去一趟。她注視她一眼，低聲的說：

「來，娘們……你不信，可是，也許，我倒相信的……」

戈爾賓娜：

「孩子，你怎麼了？」

但是她又很快的走了，一直向車站開步走了。

他坐夜車到鄉下去了。

.....

茫然不知所措的馬客絲走着，尋找維芙佳。不知道她跟伏里斯基到什麼地方去了。在廣場上他遇到紅軍基畢甲亦夫，他是在伏里斯基大隊裏的。

從前馬客絲似乎看不起他，但是現在卻要和他談談了。

把話題談到伏里斯基身上去。

基畢甲亦夫不斷的病態的眨着眼睛——世界大戰受傷時留下的痕跡。

馬客絲問道：

「伏里斯基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一個讚美道：

「伏里斯基是一個好人，主要的是能够自持的人。」

馬客絲很惱怒，便走往花園裏去。

小道上已經閃爍着人們了。每一個人都願意春天來到。

但是這一天卻有嚴峻的寒風從北方吹來，樹木在太陽光下毛髮蓬亂的聳立着。在亭子裏，在披屋下面，還有殘雪在孤伶仃的窺視着行人。

馬客絲從花園裏走出去，在「飢民展覽圖」的櫥窗那裏站了一會，細細的參觀兩腿纖細，肚皮漲大的兒童的照片。

當他想起另外一個陳列着點心的櫥窗的時候，忿怒籠罩了他。於是他走了，把他最後的五十魯布給一個年老的乞丐。

茫然失措的馬客絲是這樣爲人的。

……走回自己的房間已經是很晚了。

他怕維芙佳還不在家，把耳朵貼到門上：裏面有着人呢。他高興起來了。

但是維芙佳真不在家，在裏面的是赫里斯佳。

「你爲什麼這麼晚還在這裏？」

赫里斯佳：

「我……就這麼……」

她雖泰然的說着，但顯然是激動着。

馬客絲很隨便的：

「你一定被什麼刺戟着吧？」

赫里斯佳回答：

「是的，受刺戟。」

然後她便訴起苦來了。

她的思想不能相互連繫起來，所以她所讀的一切，永久不能歸納得有條有理，有秩序。她既不能做一個宣傳鼓動者，她也不能做一個組織者。但是這就糟糕了，因爲她是一個知識份子。

馬客絲聽着，但是一句話也聽不到心裏去。維芙佳還老是不回來。

旅館裏已經非常安靜了。不過有時有誰走過去，脚步聲沉重的響着，好似這是空洞的，沒有

人住的房子。

.....

最近維美佳和馬客絲幾乎連話都不說了。

她一下班回來便換了衣服出去了，伏里斯基在弄堂附近等候她，他們一同到郊外去。星期天，他們又上郊外去了。

伏里斯基說：

「今天多美麗啊！」

她：

「明天呢？」

「什麼明天？」

「明天也美麗嗎？」

「明天也。」

「後天也。」

伏里斯基目光銳利的注視一下。他總是銳利而直捷的注視的。伏里斯基說，對於他永久是美麗的，因為他是政治委員。

她哈哈大笑：

「我歡喜這樣的達觀。」

他撫一撫自己闊寬的前額，低低的打着口哨：

「什麼達觀？請你不要這樣瞭解。我不過覺得我是適合於生活，適合於鬭爭的人。不過如此而已。我既然是政治委員，那末我就是這樣的人。」

「宣傳！——她做了一個鬼臉。

他們走到土堤那裏。跑到鐵軌跟前。

她：

「你看呀。老是往前，往前。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可不曉得。」

他：

「你這是說鐵軌嗎？這有什麼不曉得的呢？往前是車站，再往前是第二個車站，第三個車

站……」

她：

「不曉得，也許，列車突然會從這些鐵軌上顛覆呢。那你不曉得了！」

他：

「這有揚旗指示。不幸的事件總是有的。這也是曉得的。」

他們沿着鐵路向東走。黃昏的煙霧籠罩田野的空間。

維芙佳說：

「我喜歡向日出的方向走。況且連祭壇也是朝東設着的。」

伏里斯基握了她的手，友誼的拉了一拉。

「並不是所有祭壇都有朝東的。是的！不過，不管怎麼的，我也喜歡注視東方。」

維芙佳用雙手揮了一下。

「够你說的了够了！」

當他們經過三二三號崗亭的時候，維芙佳撒起嬌來了。她是善於撒嬌的，並且她本來就是

很美麗的。她容許伏里斯基挽着她的手，她緊緊的偎傍着他。

走得很遠了，該回去了。

昏暗了。鐵軌在遠處消失了，像斷脫了似的。走近城市了。

維芙佳用手一揮。

「別了，田野！」

意外的在什麼地方有一個迴聲反應。

她停了下來。深思着。

「這是婦人戈爾賓娜。」

「什麼婦人？」——伏里斯基問。

「就是這樣，那個！」——她大笑了。「有這麼一個奇怪的女人！」

她把她的手從他的手裏掙脫出來，並且叫了一聲：

「我們跑吧！」

.....

赫里斯佳佔了一個很謙卑的位子，女抄寫員。但是就是做這事她也不能來得及及時的做完一切。成天在腦袋裏旋轉的是：什麼她還沒有讀過，什麼她不知道？人家都嘲笑她。人家以爲她有愛人，所以她這樣心慌意亂的。

她住在城市邊區的一個皮匠家裏的寒冷的小房間裏，她什麼都不奢望。

這天晚上赫里斯佳走遍鄰居，請求他們「稍爲給一點兒火油。」誰也沒有給她。於是悲哀的她，便在皮匠面前訴苦了，說她今天連書都不能讀了。皮匠批判的指出：

「老是讀書是不行的，對於肺是有害的。」

確實，赫里斯佳的肺有些不大正常：她疲弱而乾澀的咳着嗽。

赫里斯佳用她那明亮的眼睛看了她一眼，便走回自己的小房間裏去了。

從火光裏而來，起初什麼也看不見，後來漸漸的看得見了。不想睡覺。

注視着書籍，頑強的想着火油。

遠遠的地方有狗在吠叫，她聽着這個吠聲，漸漸的，不知爲什麼，悲傷起來了。

她又看看書，簡直要哭了。

她從來沒有哭過，但是現在卻很想哭。她站了起來，把「經濟學」從書架上拿下來。

「是的，就是這一本。」

放在桌子上……

她覺得，她要跪下來……簡直要得厲害。

不知在什麼地方有狗在吠着。

她跪了下來，雙手舉在空中，她覺得愉快起來了。

「難道我在禱告嗎？」

跳了起來。

「向誰……！」

突然腦子裏來了一個回憶：

「馬克思和考次基的經濟學，明天來拿，今天沒有！」

她跑到皮匠那裏去。在那裏喝了些水，她說，她有些不舒服。後來她看着，皮匠怎樣把釘子釘到鞋底裏去，默默的一聲不響。

一會兒馬客絲來了。

「我有些話要告訴你，我們出去走一走吧。」

他們出去了。馬客絲宣佈說，今天是決斷的日子，無論如何他要自殺了，他簡直沒有勇氣活下去了。

赫里斯佳冷冷的說：

「我不跟你去。」

馬客絲興奮着。

赫里斯佳又冷冷的重複說：

「我不去……」

……

在同天的晚上，維芙佳和伏里斯基同坐在床上談話。

外面風雪又怒號起來了——冬天還沒有投降。

馬客絲已經不偷木柴了，機關裏也停止發木柴了。冬季最後一個月，並且就是盡頭了。

維芙佳朝着燈光喘氣。

「你看，這熱氣……難道你不凍得慌嗎？」

「稍爲凍着點兒，」——伏里斯基說着，點了一枝煙捲。

「那末，你坐過來點兒，你跟我坐得近一點兒，那就暖和些了。」

他坐下。

她說：

「再靠緊一點兒，並且把手擱在我的肩上。」

伏里斯基：

「不，對不住，不用。」

「爲什麼？」

「馬客絲就要走來了。不這樣，他已經恨我了。」

她嘲笑的：

「你——怕嗎？」

隨便的：

「不！」

風雪衝到窗戶上來，隔三個房間的房間裏在劈着木柴：

「共……共……」

維芙佳說：

「爲什麼我覺得週圍這樣灰暗？」

他看了她一眼。真的——她蒼白了，甚至於，是有一些發灰了。

「你摸摸我的手看。」

「哈！摸手……」

她問：

「不行嗎？」

「不，不可能。況且……討厭。什麼都討厭，像傻子似的，像充耳不聞的聾子似的，我們走得已經很多了。應該做些什麼大的英勇的事情，但是連做小事的力量都不够。」

「你再試一試看。」

他嚴肅的說了。

維芙佳的臉神經質的牽動了。

「那有什麼試的？無論你怎麼試，還不是仍舊那一套。可不是仍舊是那一套。」

伏里斯基：

「我本來該勸你做什麼，但是你反正都是說：宣傳。」

「是的，最好不要。」

她大笑了。

「我甚至於以為戈爾賓娜婦人會來拯救我。」

「就是那個戈爾賓娜嗎？」——伏里斯基問。

「不……一定，不是那一個。」——維芙佳說着，深思起來了。

他們好一會子默默的坐着不響。

石面還有誰在用斧子發出「共共」的聲音。吹風把雪片打在窗戶上。

伏里斯基再度的問到馬客絲：他在什麼地方？

馬客絲已經從赫里斯佳那裏回來，並且又站在門口了。他在路上絆了一交，眼鏡上的一片玻璃打破了。眼鏡沒有摘下來，所以他有一種可怕的样子。此外，他的耳朵在燃燒着，太陽穴裏像有什麼在敲着。

維芙佳不知道馬客絲站在門外，但是她幾乎相信，他一定站在門外。這使她很恨惡。

她又撒起嬌來了。

伏里斯基：

「我不歡喜這一套……」

「那末你歡喜什麼呢？」——她把眼睛睜縫起來。

他說：

「你已經不是第一天刺戟我。你究竟要我的什麼？」

維芙佳奇怪的：

「我要你的？」

「是的，你。」

他堅決而斷然的說。

她：

「我歡喜這一套。」

伏里斯基：

「我可絲毫也不喜歡。假使你要獻身給我，那麼你就這樣做吧，不要使馬客絲，使我，使你自已痛苦。」

維芙佳的眼睛燃燒起來了。

「你要我獻身給你嗎？好的。你知道，馬客絲站在門外嗎？」

伏里斯基不則聲。

「條件是不要把門關上，讓他來。」

伏里斯基不則聲。

維芙佳急忙的解下腰帶，開始解開短上衣上的紐子。

伏里斯基安靜的走到窗戶跟前，背朝着維芙佳。

她抖動着裙子，沉重的呼吸着。房間裏寂靜無聲，所以可以聽出，女子的胸是怎樣捕捉着和吐放着空氣。

後來她說道：

「怎麼樣，你來呀……我預備好了。」

「你預備好了？」——伏里斯基不回頭的問道。

維芙佳沒有回答。

於是伏里斯基迅速的回轉身來，從桌子上拿起他的制帽便走出去了。

一剎那之間房間裏被沉默統治着。後來維芙佳從床上跳起來，像一隻受傷的野獸似的，向空中號泣：

「混——蛋！」

她跳到牆跟前，把頭在牆上撞，緊咬着嘴唇。

然後她又坐了幾分鐘，當馬客絲還沒走進房間裏來的時候。

馬客絲也沒有朝她看，他拿了一個還是他早晨就預備好的什麼小包袱，——也走出去了。
維芙佳默默的坐着。

右面和左面已經沒有斧子「共共」的聲音了。

旅館裏很安靜。

又有雪片打在窗戶上。

雪片……

上絞刑架

亞美尼亞人C·米凱良作

黃昏了。

兩聲慢慢沉下去的鐘聲，招呼信徒去禱告。

剃頭匠馬多斯畫一下十字，感謝一聲上帝。

他這天的買賣真交運，他剃了十八個頭，六個鬍子，拔了兩顆牙，並且兩顆都會放血。自滿的微笑，洋溢在他的臉上。

他把手伸進自己外套的寬袋子裏，攪動那裏面的銅錢，那些銅錢快樂的嗚叫。摸出三戈比的銅錢，叫道：

「桑德洛，桑德洛，不聽見，還是怎麼的？石頭似的，蠢啦……」

從板壁後面，從這店的黑角落裏，走出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懼怕的目光射在師傅的身上，

喃喃的說些什麼。

這是住在這內地小城市裏洗衣女人，寡婦的兒子。剃頭匠馬多斯把他領來當做幫手。

「這算怎麼回事，啊……打什麼盹，啊……拿去這錢，趕快到販子哈昌那去，給我去買蠟燭，明白啦……」

「聽見了，師傅。」

「要你馬上就回來。今天是禮拜六，我得做晚禱去。你晚了，就揪耳朵。明白啦？」

「是，師傅。」

「那末，就去！」

桑德洛，像水銀似的活潑流動的跳出剃頭店。

一隻手裏握着錢，另一隻手裏像是握着師傅的命令，他目不旁視的跑着。

在住着斜視眼達維特的那一條街上，他被他的同伴們：彼多，莫古赤和阿拉姆擋住去路。

「桑德洛，你上那去？」——一個問。

「到我們這兒來，玩彈子。」——另一個招呼。

「我已經贏了兩個；若是你有彈子，我們來玩，我也要贏你的。」——又一個誇口說。

桑德洛本能的把手伸進鼓着的袋裏去拿彈子，但是覺得另一個手裏有錢，想起師傅的命令，於是便不受誘惑了。

「不，我不能够，師傅打發我去辦事；若是他知道了，要罰我的。」——桑德洛並不帶着傷感的說。

販子哈昌，把蠟燭上捲了一半紙，給孩子。

桑德洛從店裏走出來，全胸透過一口氣：命令的一半執行了……
他不再跑了。

在用白楊鑲做花邊的闊街的盡頭，桑德洛看見從苛烈熾人的光芒中解放出來的落日；紅身子，赤裸裸的，它浮在寬闊崗巒的頂端，在那裏和自然告別，天，雲，房子的牆，和高大的樹都染上鮮血了。

被見所未見的奇觀迷戀着的桑德洛，刹時間在那裏僵住了，喃喃的說：

「啊，爲什麼太陽抹上血色，爲什麼它又要下去……？」

無名的悲哀抓緊他的心。

突然有一隻什麼小鳥的哀求泣訴的叫聲送到他的耳朵裏。桑德洛巡視一番，看見他同伴彼多手裏的無助的小鳥。

「你在那兒弄到的，彼多？」——桑德洛跑到他跟前，問。

「捉到的，桑德洛，捉到的。」

「這不是畫眉嗎，彼多！可不是畫眉！」——驚喜的桑德洛叫了起來。

「可是別來碰牠，牠也有母親的。」

「也有母親。」——桑德洛親暱的重複說。

別的同伴們也來了，圍住彼多。

一個拿線來綁上小鳥的腳，另一個拿桑子來擦進鳥嘴，又一個計劃弄籠子。

他們這樣和小鳥長久的玩弄着。

「這枝蠟燭幹什麼？」突然莫古赤叫喊起來，從地下拾起蠟蠟。

恐怖在桑德洛的臉上逃過，他慘白了，吐口氣，奪過燭來。看看燭，他連哭帶怨的叫道：

「誰把這弄壞了？倒霉，師傅要打我了！」

忘記了畫眉和同伴，他手拿蠟燭，跑了。

「握住弄壞的地方，拿出去，讓師傅不要看出來。」他在一路想。

但是師傅看出弄壞的地方了，桑德洛的腦袋上像雷雨般的打來。

「聽話呀，你這雜種操的，我不是吩咐你了嗎，要你快些回來，晚回來還不夠，還拿來的是壞蠟燭……」

他拿粗大的，鐵硬的手指揪住桑德洛的耳朵，往剃頭店的院子裏拖。

桑德洛覺得，他的半隻耳朵撕下了，但是他像往常一樣，忍着。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爲了不哭出來，總是咬緊牙齒，只有時深深的呼吸。

這個忍耐更加激怒剃頭匠馬多斯。

「畜生，獃皮狗，你看，我把你怎麼辦，那時你纔認識剃頭匠馬多斯是怎樣的人！」

但是桑德洛不能猜出，他師傅要把他怎麼辦。也不明白，爲什麼他把他拖到剃頭店的院子裏，因爲在店裏他可以一樣隨便打他。

「我一定得把你吊起來。」——剃頭匠狂叫着，拿起放在木柴上的繩子，

桑德洛覺出了了不得的恐怖，叫了。這是痛心的，危急和絕望的號叫。叫着，抱住剃頭匠飽滿的大肚子。

「慈悲的師傅啊，可憐可憐罷，饒了罷……母親知道了，要哭……要死的……」

「不，我非得教訓你，要你預先知道，什麼是師傅的命令。」——師傅叫着，把他的脚用繩子綁起來。

「師傅，我的親愛的，……實在是太陽……小畫眉……畫眉……」

剃頭匠馬多斯不再聽了。

聚精會神的一聲不則的，他辦完了自己的事，拿住桑德洛綁着的腿，把他脚朝上的抬起，像是宰割了的小羊的身體，掛在桑樹枝上。

桑德洛覺得，樹幹，水桶，師傅的腿，總而言之，整個的院子都在他的眼前打轉和飄浮起來了。他又用哀求和危急的聲音叫了幾聲：他的喉嚨攔住了，眼淚把他窒息住了。

後來在他的眼中一切都糊塗了，從鼻子裏和嘴裏流出血來。

剃頭匠馬多斯，在外面把門拉上，又畫一下十字，謝一聲上帝，因為他像別人一樣，不是小偷，不是強盜，又因為他不挨餓，不像許多其他人似的。

他往教堂去禱告了……

×

×

×

桑德洛被留在絞刑架上多久，——不知道。

不過剃頭匠馬多斯從教堂裏回家時，他已經不再在樹上了。

親愛的鄰居們把他從正義的死中救去了。

C·米凱良 (C. Mikailin) 是亞美尼亞的青年作家，作品大多關於革命前的罷工鬥爭和革命後的內戰。他曾到過美國，所以在俄譯本的米氏小說集裏，也搜集了幾篇關於偉大的亞美尼亞人的生活的短篇小說。

這篇小說原作者附記是在一九一〇年寫的，譯者雖在一九三五年就把它譯出，但是一直沒有發表。另一篇發表過的「戀愛的故事」譯文，卻散失了。



基本定價
六元